大司成即墨礪齋周先生集叙

昌黎韓子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是語也聞之矣未見其人也於以求諸古惟

上海圖書館藏

顔子足以當之顔子以知十之資幾庶之焰發而為言固足以經緯二儀旁羅萬象何所不具而顔子無是也其在聖門請試彌勇而常苦仰鑽瞻忽之艱所見既卓而欲從末繇之嘆退焉如有所未逮者豈非若無若虗如愚非助之真體也哉後世學術有幾於

是者惟漢黃叔度時所推為顏子而獨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遺言論風旨罕所傳聞故處右文之際班張馬鄭之流辭賦章句鶩長競華煒燁自表而叔度悶然其間闇出片詞諸子相顧讋服無能加其上何也叔度之異扵諸子者有意無意之間也余扵是而

有感於吾師即墨周先生之文也先生天質粹美敦篤沉睿其接簡綴文之初人皆目為任長孫王仲宣之儔及長博記羣書家故富縑緗連屋充棟先生寢處其中披吟晝夜不輟於是遂無所不窺得第後入承明著作之庭朝省洪篇大製率就先生以為粉黼

詞林前後莫不延佇而推遜之縣是即墨言語文章遍于天下余雖及門甚久而於宗廟百官之觀蓋闕如也先生既没其文之留傳大者遠者故以沾溉寓内而其仲子取笥中所遺藏於家者間以示余余敉而卒業撫膺嘆曰吾師泰山梁木之思意在茲乎意

在茲乎蓋思其德而知其文之必肖今讀其文而益信其德之無涯也夫先生之學廣大精微如鄧林杞梓於林無所不備如武庫戈戟於用無所不精而又運以班輸郢匠之巧風胡熊渠之技安所不竆其瑰瑋極其犀利者而先生之意勿寧爾也今觀其所為

諸體雖靡所不有而一發於性靈大率先生以孝友之性沉摯之詣多與人為善且鑿鑿悉經濟石畫然而含蓄雍容坦夷簡曠此

雖精能之至復於平淡抑亦顏氏之善言德行也夫昔臨朐馮宗伯每謂余曰君師之文沖而不盈淡而甚遠遂為一代貴重之品

余溪服其言則韓子所謂藹如之言舍先生其誰與歸哉余於是益幸其得為顏氏之徒而幾不欲復立文字也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兩朝實録副總裁
經筵講官前詹事府詹事

掌府事國子監祭酒司業門生東蒙公鼐頓首拜撰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叙

在神廟己丑南宮得士最盛爾時天都許文穆公柄衡放榜前一夕夢五色雲中須

菩提數人以阿羅訶下界覺而詫之語副考王思銘先生具云所弋必異是以人倫冠冕則有白下焦弱侯制義首襄則有吾鄉陶周望一時履奎簪盍盡在木天就中鼂喙乃余座師南充黃貽素雲間董玄宰長沙莊冲虛閩中馮少墟而三齋則

周季平先生更提牛耳余奉先生之教則在南元師座又時共酒於玄宰齋頭先生若有深麗爲者癸卯南畿之役先生副周望柄衡而余以分房侍几硯舊給諫郝仲輿得張賓王卷上之先生閱詩大爲欣賞定解矣而余得王聖俞卷上之先生即以解易王不

忤也程式首篇出先生手大約謂帝王之道統即其相傳之學術道統於聖而聖〻承天遂開七千君子光明眼藏表策工麗博贍如龍珠眩海鳳繡摩霄刷工未完寫斷洛陽之紙南國人士私相語曰此真洋洋大國之風歟先生賦貌悃愊便〻言笑不苟立

朝止有正色不能戚施首秉循次至國子祭酒天下望其大拜會師相李文節公見慍多口攻之百端隨波及門生竟以此抷摻路事在黃宮諭傳中余垂老過嶺南晤梧嗣凌江太守出遺文徵弁余視先生爲師執夙辱知交即弗文弗辭也魏文帝曰富貴年壽

皆有窮盡惟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而子建亦言吾道不行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

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曹氏兄弟各有肺腸而其言文旨似皆殊塗合轍近代文字見館課則謂其繪刻無神也肥郁無骨也堆沓

可貴也於是山人墨子懷其酸餡被其結鶉以相標榜儼若走高清之路自余視之其為風馬牛不相及也若先生之文莊嚴有體化裁以法賦準駱盧詩根騷選律在開元大曆之間古則太白少陵之際王言典重不以甘字酬金嗣序芳範每用他山攻玉

其序說議記解之確鐵畫不移箴銘誄表之精珠排共貫即長書短札爽過藉黃哀命指步傷同景宋而余所心醉者建

本論列贊戟雄張表節陳情所花畫裂則先生大孝大忠之氣行江河而爍日月者也至於爲友情溪居鄉德厚狂還城之狂吠擴

新廟之文顏先生蓋大有
氣義大有經濟者使得出
鑪夏而叅
密勿必當保泰運以福眾
亨夔龍周召何能多讓哉
而位不至宰相壽不登耄
期則造物忌才謂其大業
具在矣豈不惜哉余聞之
佛說四果預流先生仁蓋
功圓乃斯陀含之二果一

來不再須菩提入夢先生
一人矣是時東阿于穀峰
臨朐馮用韞兩宗伯者皆
當代鉅才重先生而同
朝分鼎足岱秀摛天不千
里而齊魯之境肯竟來了
帶睽茲集有以夫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修正
庶尹奉
勑整飭饒南九江兵備江

西按察司僉事通家晚

侍生山陰王思任撰

王思任

季重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目錄

卷之一

賦

日重光賦（有序）

五言古詩

贈周用修
莊誦　宣宗御製翰林院箴有述
君子有所思
代凜凜歲云暮

清秋瀛洲亭講業作
和淵明九日閒居
奉詔修省
顏神山中
觀運甓圖有感

七言古詩

送董思白謫楚學憲
送傳湯銘之南都司業兼懷焦漪園
擊劍篇
送羅龍皐給諫被謫
河間孝子歌
春日偕江健吾孫肖溪遊舍風嶺

五言律

馮宮詹邀同焦漪園夜飲遇雨呈謝四首
薊門早秋
黃平倩病起偕區用孺林咨伯過訪留飲四首
得區林二丈隣居詩獨恨敝居之遠奉和

自慰
九日飲興德寺池臺二首
贈崔昌平八首
淄川月夜朱海曙邀飲王氏園亭四首
曉發金鄉望光善寺塔柬桂徵室二首
遊仙人洞二首
于穀峯老師贈詩四首和韻稱謝

[redacted]

七言律

送許公歸田四首
黃金臺懷古
早發望岱
渡黃河
陳留詠古
尉氏懷古
過東阿爲于穀峯老師祝壽四首
古洞棲霞
梵刹鐘聲

山亭樵語
溪橋煙栁
遊法海寺二首
黃石宮二首
白雲庵二首
曹南仙桐
題王念野雲耕山房二首
王明吾使遼過里詩以訊之
孟夏陪祀太廟恭述二首
李母慈節
送曾石甫
春日送李百原侍御閱關
送王念蘷按楚
送包大瀛還貴州時省疏公爲首云
苦旱
朝之前一日宿孫郤浮給諫宅作
送齎捧御書山東者
送李霖寰遼東開府二首

送喬裕吾給諫二首
題鄭公招隱園
送邢水部迎養之南都二首

五言排律

雨渡膠萊河宿河東壞館夜坐即事
是夜五鼓復雨達旦不止獨坐即事

七言排律

皇極門早朝

七言絶句

詠史四首
塞下曲四首
嘆白三首

制草

尚書趙　煥
尚書李　戴
侍郎馮　琦
侍郎李廷機
侍郎趙世卿

尚書田樂
尚書邢玠
尚書蕭大亨
尚書楊一魁
簡討朱國禎
簡討朱延禧
郎中王成德
主事崔應科
巡撫尹應元

巡撫劉易從
布政孫維城
副使荆州俊
知府汪應泰
推官田貢國
推官高折枝
推官胡東漸
知縣李夢熊
知縣張其忠

知縣鄭振先

知縣孫夢桂

知縣周朝重

知縣翁汝進

知縣金　勵

知縣周三嘉

知縣任時芳

知縣趙思忠

知縣史紀事

知縣翟　耀

知縣周仲士

知縣晏景卿

知縣張　進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

明　郎墨周如砥季平著

門人東蒙公　鼐孝輿較

上海圖書館藏

賦

日重光賦（有序）　館課

昔者聖人繫易象曰於離曰君象也其在上下皆離之卦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則出震繼離之説所從來矣是以周武嗣文謂之重光而漢明在青宮樂章之名以之德各不同其

有見於重明化成之義一也臣伏覩　皇上聰明天縱光於四方而　皇長子冲睿宣哲夙負元良之望此豈止燦彩於前星流潤於少海而已乎固所謂日以麗日運臨熠於無疆明以生明軼休光于百代者也臣不佞謹稽首頓首爲賦

賦曰至陽之精是謂耀靈朱輪斯轉黃道攸行浴虞淵以潔朗出暘谷而曈曨呈蒼涼乎初曙布炎赫乎方中紛可愛而可畏豈時縮而時盈蓋聞戴冠抱珥表王者之上瑞又或赤暈王宇昭盛世之休徵五色亦所時有重光眇其希逢至矣哉人事動乎天監層輝發乎翔暘烈景宛其相麗朵晛合而成章珠連兮華若木之末璧合兮匪太陰之傍色陸離乎昆吾影婆娑乎扶桑烏聯翩以接翼驥方駕而騰驤霞洊開以簇錦火益熱其搡湯爾乃中外晶瑩乘承熠爛鬱儀羲和旁窺四盼燿火齊以金鏡迸流星於飛電摩銅鉦其無聲發輕花而互咢驪龍之珠競吐鍾山之燭爭艷田夫詡其倍

暄葵藿感而深戀夸父棄杖以恍惚離朱披雲而目眩魯戈憚其兩指羿繳拙於雙貫爾乃凝盛魄之輪囷浮皓質之葳蕤叠射黃金之榜叢嚖赤羽之旗臨仙掌以駢暎繞龍鱗而交輝散幽光於繡閤開宿陰於彤墀太液之波如沸上林之露其晞敦覆盆而豐蔀比累洽而重熙嗟乎作述顯承是佑是啓天日重明人則濟美仰青宮之岐嶷睠玄象之伊邇載謳載歌其云有子謨烈煌煌光於遐紀

五言古詩

莊誦 宣宗御製翰林院箴有述（舘課）

我聞古明良交警流徽音臣規而主勑高風益所欽王路嗟陵夷此道幾陸沉亡從鏡衰闕遑復及官箴我明啓曆祚 章聖揚芬馨爰及輔導義譬彼礪與金厥職一以曠天工孰與任奎文揭清署臣竊見皇心言言垂藥石字字披球琳想知地天泰皷如日月臨飛白誰謂榮蓮炬誰謂琛大哉此王言睿旨淵以深睠茲經術士蜉蝣出以陰頹

言相勉旃名實鐫鼎彝不與聖人謨千年重禁林

觀運甓圖有感（館課）

青山入官舍蒼藹護庭除當軒伊何人運甓良勤渠五馬渡江水百年成丘墟言廻西流光生色落熠餘世人久疎曠浮雲自卷舒未能躡高步對此空躊躇

周用修謁其父太霞先生祠于眞陽渉河遊塞下意倦圖歸迂道訪余太霞終襄王紀善獲交李王諸名家用修肖焉又曾有讓田事爲士林所推余以雅慕且値歲秒爲賦此酉之

六合寄萍梗一投澹膠漆傾蓋白日暮解佩西風急青燈笑著化金巵媚生色意氣何慷慨世路良偪側龜陰君自薄于璞誰能識行矣南辭楚駕言北遊息（息邑名即眞陽）甘棠多遺愛廟貌崇明德俎豆詎有涯文章故無敵曳裾失應劉餘波蕩藉湜片言已不朽千秋况血食東郡罷趨省蓼莪生感泣邑人去見思遊子情何極遊說百不成還家復相歷

嵩少拭目存河洛沾襟濕死者如何起隷也實不力語發淚隨零聽之不能畢嗟余久伏枕聞君忽倒爲愛人及屋烏覩毛見池翮凤欽紀善名早入濟南室有子不落莫有交爲斥責霜重草帶冊月冷松籠碧歲晚應須留人生盡爲客且浮綠醑春共醉紅爐夕郭外田单壘海上秦皇石明發請從游遒遥話干焉

君子有所思

昊峯高參差漢水橫長渡有懷同心人高歌向岩戸蘭蕙發幽晙秀色含霜露雙飛未可憑至精誰從悟流光自荏苒美人嘆遲暮聚散悲浮雲翩翻感庭樹曉望在崖間蒼莖起烟霧

代凜凜歲云暮

滄海爲桑田桑田復白波相思動經歲人生知幾何憶從蹇修來蘭麝飛衣羅良人重遠遊光景成蹉跎豈無青鳥翼當天懸明河含情幽窗下竟夕理寒梭疎櫺回皎月清影搖婆娑綠綺未敢彈悲聲傷我和徘徊向曉鏡掩淚憐修蛾

和淵明九日閒居

玉露楓林晚蒼翠相離披黃花吐冷豔報我重陽
時避世憐金馬躭幽托東籬天清鴈聲遠人静松
陰移煙容澹孤岫霜鏡澄秋池曲江何寥落龍沙
紛旌旗山萸寒委佩落英咲空卮獨懷千古意細
和淵明詩蕭然短亭上杳如同風期

清秋瀛洲亭講業作

瀛洲秋色滿白露生芸蕠蕭蕭此亭上幽意獨難
論大雅久不作吾道嗟陸沉池水遠天淨悠悠見
我心霜林起寒鳥井梧搖疎陰鳶魚自造化鄒魯
空荆榛卓彼河汾子登壇稱素臣高蹤躡百代餘
輝耀千春如何濟南生九十誦右文石渠連漢苑
日星隱浮雲感此重歎息矯首瞻秋旻昏衢有華
燭大道無迷津前綴如可企泗上揚清芬

奉詔修省

靈雨何愆期民瘼嗟孔棘九歩揚飛沙隴麥無青
色懸磬徧窮簷推溝動宸極靡愛太乙牲總減尚
方食六事桑林情一懷三嘆息朝曦上龍樓雲漢

相慇悠悠詔書中禁出丹陛羅公侯聖情重股肱睠
然念交修未解挽天意何以答皇休撤褒自無闕
臣職多愆尤齋居向幽窓窓影擢廻光對此意耿
耿言念增徬徨涓涘亦何補濡鶵隨鷁行疇能將
寸誠格此萬里蒼半天落餘熖低回羞夕陽中霄
望星河縱橫含晴波溸潭龍不出西郊雲空多古
人亦有言人事生天和商霖看只尺大地需滂沱
尭憂一日釋有年騰謳歌

滎澤雨坐即事用壁間韻

去住自非我遑暇問征路朝日澹霽色四牡鳴烟
霧悠悠倦客心愛此雨中樹題壁者誰子相對恣
傾吐我聞桑下宿淹速亦云數斯時與斯景誰令
兩相赴簷溜淅瀝聞芥舟縱橫渡忽報新晴開飄
然遺所顧

顏神山中

山裂人蹤入崖懸箭括通經由是何代剖判自神
功曲作黃河折難應蜀道同鳥飛霄漢外客列幛
屏中但恐前途雨全廻兩岸風蔽虧先得夕起伏

欲成虹樹杪輪蹄出巖腰禾黍豐驅車時轉側夾
路總巃嵷金峙雙丹巘孤窺一碧空岭嶝疑虎穴
浪灅脩龍宮谷口明方滿關門勢轉雄信憑一夫
力天險爲齊東

七言古詩

送董玄宰謫楚學憲

漢家才儁何紛紛簪筆侍從如烟雲禁闥頗饒中
祕草外藩不惜出衙文去年延壽歸天水子淵十
載猶旃毳三策從來羨董生只今又趣江都轡升
沉那不沐皇靈可憐白璧飛青蠅金馬門前幾人
在相看落落如晨星迢遞漢水碧縈廻雲夢瀟湘
秀色開先生別有煙霞意長揖青宮歸去來都門
白酒爲君沽君抱蕭然氷在壺欲傾更出橐中𩕳
勤作春明送別圖

送傅湯銘之南都司業兼懷焦漪園

雞鳴桃李多新栽二月東風吹未開由來霡雨君
家事寧辭暫與濯枝來兩都相望烟雲繞干旄高
暎蓬萊曉文章八斗珠璣騈功名三十皐比早秩

陵王氣日葱葱詞人六代爭豪雄可能滿酌泮池
水傾觚喚起鍾山翁驅車明日太行西垂楊夾路
聞鶯啼片帆細雨秋江上芙蓉倒水沿金隄同心
昔友今巖居卷藏大道逃空虛相逢儻訊余何狀
問字無從但嘆吁

擊劍篇

我有歐冶劍昔磨君水溪十年未曾試出匣風淒
淒鐵英金穎何奇特綠龜文繞青蛇色寶鍔直沖
牛斗寒神光迴與秋霜逼長安擊劍多俠斜相看
瑞氣生明霞萬道虹霓忽舒卷繽紛亂落芙蓉花
還如颯沓奔流星晴空隱隱來風霆荊玉驪珠自
掩暎晦冥上下迷蒼青鼓槖當年亦自勞勾踐日
動荊卿逃何當抵掌向伊吾斷鼓瀚海澄波濤盛
世由來重干羽蕭曹帶劍揖明主我亦于中棓草
書不羨區區渾脫舞

送羅龍皐給諫被謫

把酒欷歔與君別十載交情兩行血日隱蒼穹氛
祲多雲迷青瑣封章欺由來平地伏含沙鬼物偏

瞰高明家君心皎皎霜空月肯因圓缺生吝嗟憶昔中秘稱同舍笑談珠玉相傾瀉接席梁園授簡時聯牀禁雨燃藜夜此去磯山翠色秋回頭應復見瀛洲試訂後期杳無日長河帆影空悠悠河岸參差多綠楊一枝相贈轉心傷猶憶去年春苑裏幾因折柳諫君王

河間孝子歌

滹沱流水碧如黛潺湲環抱王城外元氣鴻濛日夜浮太古渾灝依稀在歷山人去幾千霜終身之慕何溆蒞卓彼八十盧墓者眞令重華生耿光八十飄瀟嗟白首上有高堂九十九不辭鮐背舞斑衣笑展龐眉進春酒雲輧一夕駕秋山相送雙淚紛流漣誅茅寧避荊棘底托身願在椿萱前昔爲椿兮髮正青瘠毀酷似衰翁形今爲萱兮鬢已蒼哀哀却作嬰兒哭嬰兒哭慕何時歇墳成十指淋漓血乳兎宵號原野烟孤鶴曉唳松楸月煙月綿綿幾歲年一苫寒與冰霜堅心逐魚燈炤玄室夢隨鶴馭飛遷天天帝聞之亟幽討和風敕共祥雲

統三百周詩失蓼莪二千漢代重芝草君不見少壯觸武不如人老向汜南還退秦嗟公底事沉淪久突兀窆餘孝子身龍章赫赫表高門始信孝子是忠臣吁嗟乎始信孝子是忠臣

春日偕江鍵吾孫肖溪遊含風嶺

憶昔卜築山之阿山青雲白相嵯峨無端索筆隨鸞坡曉猿夜鶴奈人何東風吹綠春堤柳遥指春山停四牡高陽社畔邀故人杏花村前載尊酒村煙盡處山色明千巖萬嶂色逢迎路石時作神羊起風枝盆學仙鸞鳴衆峯俄從四面集一蹤纔可单車入犬吠鷄鳴異人世荆扉茅屋懸天際天際煙霧紛横斜仰躡虎豹穿龍蛇蒙茸芳草盈平沙欲步每惜青青芽一派寒泉落高岸奔向橋頭忽不見沉波伏流二百步門邉突吐清如練造化妙理誰能窮幽人勝地嗟難逢三杯喚傲白雲中郎此便是蓬萊宮蓬萊宮裏神仙宅含風嶺外紅塵隔始信洞天别有天不知身世誰爲客漁人好泛武陵舟落花不惜隨東流當年奕跡垂千秋斧柯

巴爛山東頭屋前屋後閒雲繞道士相看懶不歸
高徑微茫杳若蝸徃客攀緣疾于鳥返船未收皓
月來輝光晃耀金銀臺江淹賦罷呼金罍醉歌數
闋眠蒼苔一任筆花夢裏開五斗相將尋野梅孫
登長嘯動山河盈杯肯酒丹顏酡螟蛉蜾蠃足呵
呵寧辭罵坐嬰禍羅君不見朝來白髮暎明鏡水
萍風絮那能定碧山銀魚我欲焚青樽綠蟻君堪
共雲滿巖巒風滿林勸君切莫動歸心試卜重遊
知何日回首澗樹生層陰

五言律

馮宮詹邀同焦漪園夜飲遇雨呈謝四首

杯酒論文日相看青眼開麈揮飛玉屑花落點金罍殘暑隨風盡新凉逐雨來共憐陶謝手秋賦好重裁

其二

風雨青尊夕梧桐白露秋宴開金馬主（卽用掌院事）客有老龍頭炬作蓮花吐杯看竹葉浮高談渾不盡良夜自悠悠

上海圖書館藏

其三

衰時及詞客惜夜且芳醽海水東流黑胡天北望青鐘分長樂殿人醉草玄亭不是宵來雨還應見德星

其四

總對文章伯其如樸樕才談天碣石近擊筑酒人猜紫燕穿雲出朱華冒雨開由來爲幽興欲去重徘徊

山行擬訪周荇浦不果已而過其先中憲廉憲二公所建塔廟讀遺碑及荇浦所撰新碑有感却寄二首

憶戴翻中輟逖禪又此經古碑分蘚綠高塔亂松青文采徵家世功施及杳冥踟躕回望處寒邑滿郊坰

其二

豐石峨雙峙居然見古今青鐫猶在眼白髮漫傷心倦馬嘶盤逕寒鴉集暝林蘇門無客嘯歸去獨行吟

喜張懷海山人造訪苑庄四首山人故諸生
精地理卜算之術

一別餘十載重逢巳二毛風雲思欲盡湖海興猶
豪囊括青山色談飛大海濤却羞曼倩冷不敢問
綈袍

其二

詔禪新茹素投筆罷題橋指點千峰近遨遊萬國
遥世誰容濩落君自托鷦鷯握手平郊外春風綠
麥苗

其三

有意從詹尹逢君喜氣饒幾憐秦地脉曾枉漢官
鑣天意存龜策人生但鹿蕉請推何代客犯斗上
青霄

其四

慈鬱瞻佳氣徘徊向遠皐買山錢未辦問卜意空
勞術羨年來驗名知老去高相看人世外短髮任
蕭騷

薊門早秋

涼氣薊門早蕭條忽已秋遥天鴻欲度落日火初
流野曠悲清角煙寒冪戍樓風霜自臣節肯爲歎
淹留

黄平倩病起偕區用孺林咨伯過訪留飲四
首時食蜀魚

金莖露欲滿蜀客渴初除知已同幽思聯鑣問索
居星河庭樹杪意氣酒盃餘刻燭新篇在誰當步
子虛

其二

小苑涼先得清談夜未央經旬憐寂寞把袂已飛
揚暗響風傳漏斜暉月度牆偏宜銀漢近千頃共
汪洋

其三

入牖芸香細開樽竹葉新寧須投轄款轉爲閉關
親妙辨聞非馬嘉餐出素鱗寒螿秋草裏似我和
歌頻

其四

貰酒恰燕市論文況北扉月看三峽近魚帶錦江

肥夜色開軒霽秋聲出樹微從來愁肺病飲此忽
忘歸

得區林二丈隣居詩獨恨敝居之遠奉和自
慰

卜居燕市裏頗亦遠風塵綠樹聞黃鳥金盤俯錦
鱗草玄寧寂寞辟世故沉淪二妙如相憶天涯是
比隣

九日飲興德寺池臺二首

古寺青林外平臺綠水涯寒塘雙鳥影曲岸幾人
家萸酒芳樽媚檀陰綺席斜君恩偏侍從特許辭
黃花

其二

水色侵衣上花香繞座聞帝城連遠浦寶鴈入寒
雲樹杪千山迴池邊衆壑分夕煙天闕北回望正
氤氳

崔昌平公精醫善詩膠東之世族也謝政東
歸復道京叙別因感舊雅得詩四首贈焉

偏愛沉冥趣聊同汗漫遊越壇亰結雉齊海暫辭

鷗道大回春易心閑覔句幽故山猿鶴侶莫謾憂
相求

其二

簪笏辭頹景刀圭駐晩顔看方臨上帝揀藥識名
山鶴逸傳清響龍來問大還壺天何處是薇色蔭
松關

其三

循吏西京傳文才稷下譽蒼穹知赤念黃帝托丹
書芳草條風裏韶華正月餘燕臺回首處鬱鬱海
邊閭

其四

淵源分緑字出處近丹霄下塌南州重看山西野
遥分曹惟上宰傾葢半清朝香甬蘇門夜神功可
共標

淄川月夜朱海曙邀飲王氏園亭四首

淄水停驂日名園載酒過池風清石几松月下烟
蘿入座星河動親人魚鳥多同袍今地主無問夜
如何

其二

勝地逢良夜青尊發浩歌雨餘花氣重雲盡月明
多芳徑斜隨燭征衣翠染蘿相看饒意氣林樹轉
婆娑

其三

座有洞陽主花如上苑濃松長堪宿鶴槐老欲成
龍入洞探玄髓登臺數近峰境佳人自醉況復對
歌鍾

其四

地僻囂全絕林深暑盡消覆荷低翠簟疎竹淡青
霄樂奏池魚上詩成月鵲遲勝遊應自惜門外有
征軺

曉發金鄉望光善寺塔東桂徵室

西國浮屠近前朝苔蘚多瑤鐫深篆鳥峭級迴旋
螺秀邑窺虛牖清香送曼陀却思談笑夜客路欲
蹉跎

遊仙人洞二首

小洞石門入懸崖丹磴開羊鬚應恍惚蝸路幾縈

廻穴盡天光出風高爽氣來悠然俯人世即此是
蓬萊

其二

陶唐是何代營窟向津涯蘿薜山門古苺苔石徑
斜晦暝迷日月迂曲入烟霞可知九天上別自有
人家

于穀峯老師贈詩四章和韻稱謝

望入平津邸游從濟北城薇垣瞻氣色茆屋識平
生欵作家人語親看國士情別來無可道時復頌
明明

其二

岩扉春寂寞窓竹日平安雲護東山榻溪横渭水
竿雜花迎砌上疎雨對燈看移席驚棲鳥羣飛正
劇乾

其三

燕見頻開徑龍門幾御車送迎優禮數問對雜樵
漁夜色傳清柝春官醉敝居天開頼水上爲炤紫
泥書

其四

若渴情應切如醇味自投驅車千里暮揮麈萬山秋醉愛臨風坐驩成秉燭遊談天當夜事回首笑三鄒

七言律

送許相公歸田四首

黃扉紫綬戀新恩白石清江問故林虛席自知明主意懸車誰識老臣心五湖煙月鴟夷返綠野池亭裴相臨莫怪西風叢菊淚滿前桃李總陰陰

其二

驅馬春明落焰餘十年帷幄亦勤渠鏡中白髮知憂國江上青山若問居曉日共期鳴彩鳳秋風不爲憶鱸魚調元手著潛夫論已把成功付太虛

其三

欣聞元首咏康哉底事文昌逐斗迴恩重燕雲生劍舄江空吳月滿樓臺賜金都散填門客加料猶憐濟世才天下安危關出處已虛上相待重來

其四

太白星前識去旌麒麟高閣自鴻名輿車得載辭
金殿朝請常通軫慮情五夜天顏依夢遠六朝山
色逼人明晚年更號泉爲頴豈欲巢由少保城

黄金臺懷古

燕王臺上雨初晴滄海微茫悵獨撑千里雄風生
駿骨百年王氣枕龍城黄金夜色星辰動碣石春
烟草樹平最是皐夔羅聖代由來樂郭亦虛名

早登望岱

曙色初迴日觀峰闕門猶未動晨鐘松濤十里來
秦樹雲叢孤飛是漢封誰向翠微看擊石爲我從天
矯見蟠龍無端長路縈征客虛負名山一度逢

渡黄河

中流無浪午風徐薄雪輕花俯檻餘隔渚戍戍迷
岸馬有時歷歷上河魚浩浩波九折開局宅畝道千
年復禹墟盛世誰當蒼水使歸來擬奏史遷書

陳留詠古

城郭蕭條帶夕曛議郎風雅似猶聞孤貞舊識羔
羊節三體遥傳蝌蚪文絕代才名凌白日墟炎幽

意薄高雲憑誰判斷千秋事長夜金商路不分

尉氏懷古

晉代風流阮步兵人傳麴蘗是生平自緣疎放還
眞趣轉向酕醄見獨醒荆棘銅駝隨雨暗竹林野
鶴向人鳴謾將當日窮途哭認作猖狂醉裏聲

過東阿爲于穀峯老師祝壽四首

岱宗采翠倚天開倒景參差焰酒杯雲隔北扉看
五色星當南極見三台松篁自逐丹崖秀桃李元
從上苑栽聞道商家求舊德未應泉石老伊萊

其二

歸來清興復如何環堵蕭然帶薜蘿黃石開雲晴
澹蕩金華宮樹雨婆娑九天夜降麒麟種二月時
聽鴻鵠歌四牡謾勞催去路御衣正不厭蹉跎

其三

碧山迢遞接丹丘夏木陰陰路轉幽興到欲酣千
日酒雲開恍見五城樓門牆側望逢青眼閶闔重
看是黑頭眷注當年何限意加餐勉爲答宸旒

其四

金莖玉露漢宮春雲臥天書帝寵新滄海月明鷗盡下瑶堦客到鶴雙馴丹心戀闕常千里綠鬢懸車祗四旬不是風塵能信宿登堂更比及門親

題趙相國靈洞山房

古洞棲霞

洞門誰鑿玉嶣嶢遶洞烟霞鎖寂寥向夕故明丹竈火隔林遥見赤城標天邊孤鶩秋相送江上詩情晚更饒舊德由來猶不盡都[illegible]五色護清朝

梵剎鐘聲

寺隱高峰片月斜疎鍾不礙翠微賒傳來澗水欺飛瀑散入松風驚定鴉清夢乍疑長樂曉白蓮知近遠公家故山精舍元爲主題詠無勞護碧紗

山亭樵語

亭結崔嵬樵逕旁樵來問答總相忘穿雲日許尋瑶草叩榻時容憩夕陽一局未殘柯已爛千羊欲起石猶僵初平兄弟休全踏欲采芻蕘獻　聖皇

溪橋煙柳

楊柳和煙綠未齊行人初踏杏花泥千條萬縷垂

垂合弱靄輕陰處處迷氷泮遊魚渾欲躍樹深黃
鳥但聞啼晝橋似爲憐春色時度東風到水西

遊法海寺二首

雲盡寒山石竇開西風古寺一徘徊樹當十月猶
青色碑載前朝總綠苔護法似聞天犬吠（山名天狗）聽
經曾有夜龍來須知勝地宜盃酒未許斜陽促客
回

其二

幽巖欲盡見浮圖峭級穿雲百尺孤四面山風團
翠靄千年花雨暗平蕪人尋鳥道迷南北篆蘚蝸
文半有無欲問慈航何處是斜陽古木一啼烏

黃石宮二首

黃石遺踪海畔留一宮深鎖亂山秋松風時送波
濤出泉竅疑通河漢流（泉名天液）濟北天空烟漠漠圯
橋雲斷水悠悠慇懃獨向高峯覓應有黃石書在上
頭

其二

石徑蕭條栗葉黃我來懷古倍心傷世人猶自傳

雲鳥海上于今正虎狼白日蒼茫迷細栅册梯彷
彿見扶桑登臨轉覺添愁思醉把寒花嗅野香（時有朝鮮之役）

白雲庵二首

崎嶇千澗野雲蹤乘興遥遥訪道家門外清泉滋
碧草甑中白石變丹砂平臺客上凌寒露斜日人
歸帶落霞最喜諸眞頻見戀洞天幾度飯胡麻

其二

翠栢丹楓相映新清波白石故粼粼羽人總解談
黃老塵世誰知是漢秦樵語每從天外落仙丹自
許鼎中眞流連歲杪渾忘返氣候時時似暮春

曹南仙桐曹南寺故有二桐大各數圍其一
忽枯死寺僧因而伐之獨其根存焉六年
矣一日有藍縷道人醉臥其上夜半歌曰
我來枯樹活我去人不識云云比明失道
人所在越六日有芽發枯根閒大如其根
又半月大如其一之存者二桐宛然如故

莫訝神仙頃刻花請從榾柮看靈芽棲鸞幹就春

應妬騎鶴人歸月未斜翠葉至今餘紫氣紅塵無路覔丹砂何時問訣曹南寺藉取清陰老歲華

題王念野雲耕山房

年來霖雨徧中州底事閒雲尚隴頭三徑倒懸桑柘影一廬深鎖薜蘿秋澹壢故自環龍窟隹氣遥應接鳳樓却憶嵩高回首處金門青瑣並悠悠

其二

結屋高從霄漢間綠疇時共白雲閒鷦鷯幾見生新色猿鶴依然滿舊山簇場繁花春窈窕護田流水夜潺湲我來欲問讀書處石磴青苔未可攀

王明吾使遼過里詩以訊之

聞道槎回遼海頭匡林懷思日悠悠故園英蕩涵隹氣絕域皇華試壯遊宣詔幾人扶杖聽磨崖到處乞詩留經行豈有安邊策女直將無意外憂

孟夏陪祀太廟恭述二首時 上久在靜攝 天仗一出羣情忭舞

閟宮祫禘警清鑾簪紱叨陪侍從班九奏自天傳鳳吹重華此日識龍顏朱櫻細帶宮雲出碧草紛

承御輦還宗祏萬年靈貺在敢期聖壽比南山

其二

慈闈會扈祝彤宮清廟還瞻法駕同孝德千秋光
俎豆歡呼一日肅臣工明禮自合神人悅臨御須
知朝講通從此萬靈綿萬曆願歌天保罄丹衷

李毋慈節

庭前春雨秀瓊枝却憶蕭蕭徙舍時五夜淚從機
杼盡半生心許栢舟知鸞書日月明貞潔象服山
河羨委蛇翻笑下宮雙義士當時猶自屬須麋

送曾石甫

朝陳封事暮歸田菽水君恩亦自駢共羨龍鱗嬰
赫怒何須豸服炤春筵孤忠移孝庭闈喜令子直
臣制詔賢卽此便勝三釜養從來曾氏大名傳

春日送李百原侍御閱關

可信煙消淥水干雄關遥控簡霜寒蒼精都變貔
貅色鐵騎爭迎獬豸冠風靜玉門猶鎖鑰時清天
步轉艱難只今柱下饒封事不比邊庭羽檄看

送王念蘷桉楚

楚雲如蓋擁旌旄萬里遥澄漲海濤霜簡有時生
夜色牙籌無奈到秋毫漸看鷺羽清風遠幾觸龍
鱗絳闕高采俗未應嫌楚怨民謡處處似離騷

送包大瀛還貴州時省疏公爲首云

豈向飄蓬嘆一官丹心白日炤長安公車有牘操
牛耳方士無成覔馬肝青瑣人歸宮樹老災荒書
寄檻梅酸離筵半屬金門舊時事誰從珥筆看

文安姜蒲翁中丞余弟叔音座師也中丞撫
楚值余弟令襄乃茲相繼二年俱作異物
矣中丞訃來余南向望哭之乃余之泫然
則又不獨爲中丞也

逍遥劍履杳難憑咫尺門牆俱哭聲遺草徵求歸
太史諫章傳誦滿燕城千秋勁節烏臺色一日深
恩鳫序情最恨年來峴山上雙看墮淚石崢嶸

苦旱

底事肥蟾若見侵漫勞露禱集桑林遥遥莫挽天
河水處處空聞雲漢吟陌上游氛渾欲火人間滴
雨貴于金憑誰借得函牛鼎烹却弘羊答帝心

朝之前一日宿孫郄浮給諫宅作

清淡誰如侍從家牆陰春雪積瑶華一封未上憂
時疏七碗繞餘供客茶簾護餘寒春尚淺鐙銷殘
局月初斜條風無柰三珠樹香滿閑庭懶看花

送齎捧御書山東者

聖人自擬周三禮詞客親將漢十行東國山河皆
近甸中天日月正重光炬花夜就金鑾草行李朝
銜御墨香宣罷詔書還問俗從來齊魯富文章

送李霖寰遼東開府二首

油幢六月欲飛霜赤鉞干雲白日黄胡火尚猶明
大漠秦城元自過遼陽談邊遥憶新封事較武親
臨古戰塲相送慇懃歌吉甫好將文武佐宣王

其二

度遼元禮出延秋璀璨金章炤鳳樓石室半藏司
馬法宮衣先拜紫貂裘遥天壘塞生色絶漠雲
烟澹不流郄羡筆花連劍氣磨崖應徧首山頭

送喬裕吾給諫二首

朝陽鳴徹五雲横折翮翻飛下紫清疏草通霄干

御氣梅花是處遶王程黃河日落風波惡青瑣門
閒夜月明戀闕知君無限意遲天回首可勝情

未論宣室更温綸便是淮陽亦主恩已向玉階羞

其二

仗馬忍從滄海嘆窮鱗寒烟積草迷丹地深夜明
珠熠紫宸却恨夕陽山下路聽鳥無定雪飛頻

題鄭公招隱園

君家谷口舊風流招隱當年託倦遊暗水自纏花
徑曲閒雲深護竹窗幽詩成倡和聞黃鳥機盡倘
徉對白鷗幾欲相從便歸去一瓢同醉海天秋

送邢水部迎養之南都二首

冠葢都門爛曉霞司空六傳出京華共看綵服霑
天寵遥指金陵是帝家淮口晴烟迷古渡鍾山寒
色到官衙閒中得句堪相憶不盡歸鴻易水涯

其二

笑咏南垓向石頭行旌雙拂帝京秋千林黃葉隨
人遠六代青山入望悠官冷歲時頻臥閣典來江
海獨登樓須知漢主憐詞賦渴客無勞嘆倦遊

五言排律

雨渡膠萊河宿河東壞館夜坐即事

倦客厭遠涉暑雨何多情嶺外片雲黑河上孤舟橫狂霖連暗浪瞑色迷前旌那見天水際但聞風濤聲官舍臨路隅撑柱空檐楹夜輿欹側入漕水參差平羣飛尚石鷺並坐愁黃鸎鄉隣盡白眼吏胥如散星呼童貫綠醑就炊熟青精野店有桂玉春盤無水晶燈前四壁寂雨後雙樹清水氣從西來銀漢欲東傾良夜不能寐坐對寒風生

是夜五鼓復雨達旦不止獨坐即事

旅程不可計明發氣候殊金蛇爍窗牖鐵騎排空虛石桄清有聲匡牀忽若濡起視何晦冥獨坐良踟躕西牆掛河流木杪浮菹茹轂洛鬪咫尺神靈意何如商羊鳴前庭車馬灑長衢驚見竈有蛙遑嗟食無魚芹心憐田野荳粥嗟蕪蔞慇懃更壺觴擊跪稱鄉壚瀟瀟對阿誰渺渺翻愁予殘杯雜屋溜敗輿當泥塗行吟皇華章未敢言馳驅

七言排律

皇極門早朝

長樂疎鍾曙色分禁城佳氣鬱氤氳雙魚曉向銅
龍啓五鳳晴連赤羽幰露重宮花千樹潤風清仙
樂九霄聞鳴珂白映螭頭月寶扇光搖雉尾雲煙
傍袞衣常縹緲草承委佩欲繽紛蓬萊半落星河
影閶闔歡均燕雀羣就日聖顏看咫尺臨軒天語
聽慇懃呼嵩自罄南山意拱極還瞻北斗文幾處
謳吟爭擊壤一時歌賦盡橫汾侍臣朝罷渾無事
虎觀芸香散夕曛

七言絶句

詠史四首

商翼聯翩下漢關一時決策動龍顏誰憐翠羽金
丸忌千古令人歎轉圜

其二

汾水幽懷感壯圖秋雲千里黯江都不知半夜輪
臺詔還憶當年三策無

其三

璽書捧處主恩深郡國爭傳有賜金爲問治平誰

第一河南名字已銷沉

其四

刀斗無聲朔帳移閭山春草自離離于今塞下聞
飛將李廣元來數不奇

塞下曲四首

燕支葉落鴈南飛薄采秋山向夕歸何處葡萄酣
夜月一天霜露冷戎衣

其二

龍沙枯骨委蒿蓬虜騎長驅太白東暮角西風悲
自語將軍新策是和戎

其三

城郭蕭蕭歎此離陽河猶自見旌旗天朝近有平
[redacted]頌正是單于奏凱時

其四

劍花十載拂征塵贏得[redacted]兒作比鄰從此未應愁
野戍大軍不復度西秦

嘆白二首

莫向人間悲墨絲須知自有素絲時丹陽洞裏皤

如縷誰倩天工作染師
似帶西方白虎威令人一見壯心微分明我物難
爲主昨日青青今已非

共二

制草

南京吏部尚書趙煥

制曰表帥師僚粵重典銓之秩光昭鼎地允需率
屬之良崇階僉列于兩都茂績丕宣于三載肆頒
寵命用示殊恩爾南京吏部尚書趙煥坦夷博大
直亮端凝揚庭宰邑以來起署惠文交譽爰以京
兆棘垣之亞叅彼蘭臺否室之班既佐冬卿尋襄
天部甄羣品式叙已聞嚴正之名乃特疏乞旋獨
切庭闈之念一徵掌憲司喉舌于西曹再起持衡
領縉紳于南國而爾寬平法罔體欽欽惟卹之心
藻鑑人倫副赫赫具瞻之望泰山喬嶽作鎮舊京
啓事題才光猷昔日風采肅羣工之範老成協衆
論之歸歳績來聞恩綸載播是用授爾階資政大
夫錫之誥命於戲金陵根本之所存譬如堂奥太

宰寅恭之自出所謂權輿爾尚潛挽官邪倡公忠于九牧滦思祖服圖鞏固于萬年旂常之建豎益隆衮扆之謨謀終賴欽哉

制曰朕表績大臣加恩元配虞功有自追惟桃灼之宜淑問尚存詎泯蘭萎之馥懿勞維舊洊錫方新爾某妻累贈淑人錢氏性秉幽貞心專敬戒滫瀡恪自華之養組紃佐黃卷之勤持澹泊以從官氷蘖之清聲有力臨華腴而委珮糟糠之徃歎難忘旌敬助于鵲巢炳徽音于鸞綍是用加贈爾爲夫人黙歆宸貺六珈生色芳原顯著閨彝四德垂輝贊策

制曰國重銓綜之選清班特綴於星辰家資蘋藻之賢孅化式彰于風火一德奬相成之義十行隆益貴之恩爾某繼妻累封淑人方氏禀呈姑訓麗美國楨琴瑟在陳適贊和平之政絺綌無斁與光黼黻之猷睠無偏無黨之規刑于寮寀知周南召南之烈茂在閨闈恒一夙昭巽申寧靳是用加封爾爲夫人穹階疏爵已躋內秩之華末路遵箴彌

弼上公之業

祖父母

制曰葢聞德厚者流光功隆者賞茂肆累仁積善廼昌丕緒于後昆而偉伐鴻勛必沐醲恩於奕世爾義官贈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趙惠乃某之祖父醇明邁俗信義孚鄉麥舟不吝於窮人蓬戶多來乎長者身藩族屬譬彼風雨之幈幪福裕孫枝作我衣冠之領袖惟慶餘之澤下逮斯義率之典上行是用加贈爾爲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垂紳正笏旌繩武于宰卿本本水源闡貽謀于烈祖

制曰濬發祥源明德率由先代助開慶祚同心允藉重闈其昌應兆于和鳴介福生光于烝畀爾贈淑人吳氏乃某之祖母慈仁篤念雍肅閑家戶外之屨常盈主饋竟賢豪之志海上之門將大含飴褒啓佑之謀如鑑如衡美聞孫之亮節以仍以續揚王母之遺芬爰錫紫泥式光玄壤是用加贈爾爲夫人鳳章五色降典雲霄麟塚重輝慰恩霜露

父母

制曰朕惟黃耇宿儒宜望耆淵而憲老青箱世業况聞鴻碩以教忠嘉宣勤均軸之名卿舉崇報箕裘之鉅典爾教授封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趙某乃某之父清和風世齒德萃躬旃兆三魚夙樹標于士類子稱雙鳳竝爲瑞于朝端而爾養重捲扉竿牘不聞當道吟詩結社耆英共樂衡門適家臣奏最之年正胡考介眉之日當代之典刑共仰九重之綸綍爰頒是用加封爾爲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於戲朕近憫二子之陳情俞留一人以終養從王將父伯與仲實互盡其倫令子直臣朕與爾可更相爲賀尚其彌高彌卲秩抑戒于賓筵壽國壽民流緒餘於家慶聿賁便蕃之寵丕昭作述之光

制曰於戲燕喜興歌具慶之懽未罄鹿門媲德亢宗之哲無聞都予宰臣際天倫而最盛優兹壽毋胥偕老以駢榮爾累贈淑人孫氏乃某之毋敦崇節儉明習儀圖閫政雍雍千指咸翕合於井理嗣賢發袞三遷猶未奉其慈規惠周舉火之家信好

施之同志績奏望雲之子宜峻爵之均霑匪慰門閭式彰聖善是用加封爾爲夫人四命赫臻覩諼草金花之璽燦百齡未艾樂綵衣春酒以長康

日講官吏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馮琦

制曰朕務崇儒重道而難知人安民肆簡西清帷幄之良俾貳南省銓衡之事最績丕著寵命隆頒爾某量茹萬流學綜百氏揚庭甚蚤事朕有年粤自玉署操觚金華進講代言視草倣皇墳帝典之遺廣廈細旃執誠意正心之旨旣而佐典三禮屬爾有懷二人予假予封朕特體情于將父以忠移孝爾尋祇命于持銓廼能呈經術經世之端倪運至明至公之作用搜揚俊乂期于用當其才申飭科條不欲人壅于法羅才藉審官之餘力啓事悉華國之至文處殷繁克任焦勞臨名位獨存退讓方將後緋衣于慶曆用彰侍從之勤豈其後金鏡于貞觀靡表精明之鑒是仍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勅命於戲統百官均四海可徵繩備之材保子孫利黎民終藉休容之德今爾庶常受命尚猶以

人事君而講幄横經方望稽古正學其矢宥密緝熙之意謹陶成培植之規道務格心古訓益光于說命風追造士思皇上媲乎周楨時惟爾位之靖恭乃副朕心之簡在欽哉

制曰佐王治邦國資衡鑑于儒臣之子宜室家裨德行于君子睠納誨與題才兼舉知正内與正外交修視爵朱紘揚芬彤管爾某妻累封淑人姜氏邦媛閨秀巽順恒貞作合名卿克宣令德仁弘逮下茂臻麟趾之祥饋主在中潛翼鸞坡之業彼庖人輟講平允之偉績輒聞則纚笄旦朝夙夜之官箴與助是仍封爾爲淑人絺綌無斁式光黼黻之猷琴瑟在陳益蔚鼎鍾之烈

祖父母

制曰天人一理以相通善慶百年而始定故忠遈卹後天若爲之貽謀孝欲光前國則爲之崇報渥溥銓卿之既上揚烈祖之輝爾原任行人司行人贈承德郎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馮某乃某之祖父夙負異資雅多大節業承弓冶蔚有鳳毛譽叶

墳麓爛然燕桂維昔皇華南使灾沴中逢人皆有旋軫之思爾獨執委身之義憂但殷于靡盬盡瘁鞠躬没無羨于首丘奉尸將事輶軒不返殊方閔忠義之魂彼蒼有知一綫肇隆昌之祚帝祉允施于孫子爾階並躋于公卿是用贈爾爲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稱大誼而畀命名勤春秋從崇秩以疏榮典光泉壤

制曰源深則流澤遠人必本乎祖先死易而立孤難事豈期于笄黛嘉乃氷霜之節奕世馨香分茲日月之輝重闈炤耀爾封太安人蔣氏廼某之祖母名門淑媛列傳芳規蚤歲不天貞心如日痛遐陬之枯骨力任綱常撫藩伯于嬰兒備嘗艱苦勁節永垂于汗竹清陰遠茂乎庭槐烝畀貤恩銓綜錫羨是用贈爾爲淑人表儒課吏昭三代之餘庥茹苦含飴極一時之隆報

父母

制曰藩屏舊臣遺澤光於鄰國論思碩彥丕績著于均衡盛因美以益傳作與述而並命爾原任河南

布政司右叅政封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馮某廼某之父承家大孝有用眞才盤錯見奇安閒應卒筮官盜藪衢路爲之清夷較射胡雛掌股惟其操縱召商發賑厝饑餒于生全定謀鎮詭靖干戈于談笑宦途何蹇然多可紀之功柄用方殷莫挽言旋之念豈爾未爲事業將遺哲嗣以善成維時邁格襃封亦對親臣而特賜咨此銓筦羣僚之績當爾恪陟上帝之時爰霈宸章用酬庭訓是仍贈爾爲通議大夫云云

題漢卿于墓道堂構生榮縣舜日于泉臺鼎鉉需既

制曰女德惟於夫於子可徵門内之賢國章有至再至三貴逮躬承之日綸命洊頒于楓陛恩波重潤乎蘐闈爾累封淑人宋氏廼某之母淑軼箴圖德光筦鑰河山肅度彌維屏維翰之猷嵩嶽降神篤啓心沃心之哲試經儒于銓省已奏成功舉孝德于比鄰可忩慈訓粤嘉燕喜覃渙鸞襃是用贈爾爲太淑人推恩衡鑑聿攄愛日之情集祉岡陵長享介眉之慶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李戴

制曰朕聞官無古今得人則理故崔毛典吏廉節之風行璟義持銓關請之路絶苟操修風彩不忝前規即亦韍蔥銜有光寵命爾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李某碩儒宿彥時傑國楨殫惠敬于花邑掖垣恪藩臬于關蜀齊晉股肱盡瘁功猶存馬頰之間喉舌納言望久重龍蟠之地載頒耆德入領冢卿而爾閣有聚書門無私謁聲色不大正笏以樹表儀形骸渾忘虛襟而容善類所謂提衡握鏡一任空平雖則魚貫鴈行各分涇渭振疏淹滯每擬使過于使功商畧短長直況用人于用木允矣九流之刀尺卓哉百辟之儀刑茲以歲滿特授爾階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毀譽憎愛咸太虛之垢氛祗慎廉平斯人倫之綱紀矧人心不古疇能貌肖其衷而臣道克艱要在終如其始爾尚玩泰誓之甚口出益勵題才惕虞廷之戒面從無忘補牘務俾俊登而佞遠庶幾賢得而化成欽哉

制曰臣專銓藻赫隆巖石之瞻婦廸閨彝丕協山

河之譽雲霄疏典伉儷均恩爾某妻累封夫人楊氏列傳齊芳上卿偕老樂機夙警蹟華耀于星辰孟布猶甘振化原于風火嘉功衡鑑蓋蒐羅盡杞梓之材揆訓矜鞶信翼贊茂蘋蘩之職徽音蔚樹景命渙頒是用加封爾爲一品夫人內階無上祗服知榮美業難終勉襄毋替

曾祖父母

制曰鏡流品平衡石天卿特領縉紳植本固發源深餘慶廼流胤祚循百年之積德渥四世之追崇爾李珩乃某之曾祖父恬園淳風敦修姱節類唐民之鑿井躬耕畎畝之中等漢士之入貲自致衣冠之列青年奇厄嗟蹶步于髡髦末裔熾昌喜開祥于耆碩覲銓衡之克慎知基址之緜來是用贈爾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予善無今昔丕昭天道之公報德遡淵源聿顯朝章之厚

制曰於戲堯哀婦人况苦貞之可彰周優太宰宜貤典之特隆冰霜已表于當年雨露仍霑于今日爾姚氏廼某之曾祖母蘭蕙芳規松筠雅操畢一

生而守誰知匪石之心將五世而昌正叶于飛之兆迹其精誠之極直上通于神明惟此功烈之昭亦下光于泉壤表閭未已告墓方新是用贈爾爲一品夫人聲稱徽爍蓬蓽之節斯彰俎豆苾芬曾孫之報未艾

祖父母

制曰國家尊禮元僚追崇再世匪獨寵階錫羨光顯無窮亦以先代累仁濬發有自爾累贈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李𣸣乃某之祖父㩦眞高蹈潔已清脩璧水蜚英未竟風雲之志鄉閭悉化爭高月旦之名是篤孫枝作予國幹鴻烈方歸于懸鑑龍章爰逮于貽謀茲用加贈爾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碩人幽懿炳芝檢以生輝上宰殊榮賁楸原而永耀

制曰盛世官人資台斗提衡之哲元夫裕後賴閨門媲德之賢故膚功懋建于鉅卿斯介福洊臻于王母爾累贈夫人周氏乃某之祖母雅閑淑令穆無非儀投畚以佐清風含飴而開遠緒自匪凝和

儲祉克襄奕世之謀誰使辨官論材當此一時之俊彤管之徽音久播赤墀之慶澤重中是用加贈爾爲一品夫人榮從六列擅内秩之高華寵錫五雲僻遐思于似續

父母

制曰語有之世所難得惟用人之人道所甚貴在不用之用故士韜巖穴廼以教忠國奬勳勞必先及父斯誠通義豈曰私恩爾累贈資政云云李啓東乃某之父聖世隱淪先民矩矱讀書談道匪役役于世資關塾延師獨殷殷于庭訓撫知人官人之績嘉乃義方敷如綸如綍之榮首茲禰廟彝章具在德意攸行是用加贈爾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一經澤遠下巽命于丹霄八座名高照夜臺以白日

制曰昔山濤自内奪情懸章弗覩康伯因母得士贊册無聞臣靳殊恩國則闕典肆首辟克隆閥閱郎寵褒覃被庭闈爾累贈夫人高氏乃太子太保某之母行遵圖史範肅珩璜湘藻薦虔折葼克愛

以若秉公持正益平允之譽攸歸揆厥本本水源繫聖善之功是賴可無華綍增耀玄扃是用加贈爾爲一品夫人賞與功崇生百載松楸之色毋以子貴斁終身桮棬之思

南京吏部右侍郎李廷機

制曰兩都並重式先根本之區六副聯班莫要均衡之秩嘉品藻銓綜之績出文學侍從之臣特渙綸褒用昭眷注爾南京吏部右侍郎李廷機經德不回至誠能動底節于澹泊寧靜世卜遠猷置身于規矩準繩衆歸大器文能華國夙冠冕乎人倫志在康時雅勤渠于職業作新壁水得人寧獨兩闈日侍講筵作聖有功元子廼從詹省擢貳留銓而爾叅稽典章薄攄韞籍主持大計朝聞平允之名中飭前規吏絕貪緣之竇智行無事信遊刃而有餘學本通方毎隨試而輒效即司農司空之攝多鼎新華故之勞益驗兼才宜頒異數是用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官如傳舍疇爲經久之圖世變江河漸失淳龎之意爾焦勞匪懈已契無

逸于朕心質直不浮足返末流于大雅尚益預謨
調爕庸需簡命鉉台欽哉

制曰持衡湯沐資斧藻之碩儒矜德閨闈藉蘋蘩
之淑配特渥玉堂之寵茂宣彤管之徽爾某妻封
孺人林氏巽順坤貞有齊無遂未明效警翼比扉
橐筆之勤幾望擬隆禪南國知人之哲經術經世
斯露一斑宜室宜家爰旌四德綵綸借命伉儷均
榮是用封爾爲淑人從夫疏爵躋秩魚軒逮下推
恩臻祥麟趾

祖父母

制曰大臣之生不偶謀恒肇于穀詒酬功之貺宜
優典得從夫義率昭積德累仁之宿範錫提衡懸
鑑之餘庥爾某乃某某之祖父鏈耀藏修含眞高蹈
閭閻作伍恬熙自囿于王民樸茂禔躬機械盡忘
于人道遺再傳之哲胤領我縉紳遡先世之淵源
嘉爾啓佑特與報本而反始彌徵積厚而流光是
用贈爾爲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槐庭蔭遠
闡明德于百年楓陛恩涞[illegible]幽光于五鼎

制曰世稱祖德鮮不推本于閨門禮重前徽惟其有功于家世儲和集慶越奕葉以生華由後逮先爲孫枝而崇報爾楊氏乃南京吏部右侍郎某之前祖母柔貞令度勤儉素風相履坦之幽人鹿門媲美啓持銓之祚胤鳳卜徵祥食貧遇嗇于當年告墓典隆于今日恩綸首被寵秩優頒是用贈爾爲淑人賛綍造之勞德音未泯普追崇之惠天貺方來

制曰自昔繩武之賢必厚含飴之報矧功成亞宰比冰鑑之無私卽命錫重闈詎幽明之有異爾某氏乃某之祖母靜專稟性肅穆閑家賢以配賢佐清風于市隱子又有子衍丕緒于天卿功業文章侈奬金閨之儁過祖邁妣駢霑紫綍之榮覃内秩以追崇尉遠思于蒸畀是用贈爾爲淑人天章有爛式揚王母之芬貤典方殷益篤聞孫之祜

父母

制曰身爲逸士子爲大臣立言立功良本教忠之力肯堂肯構宜旌式穀之勛爰有上逮之榮名彰

我先朝之逸德爾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李宗禹迺南京吏部右侍郎廷機之父曾史貞標泌衡姱節書能涉獵多聞見重于儒林行謹細微實際總歸于人事睠茲功成衡鑑追題才啓事之風正惟養慎顓蒙預口授耳提之誨詎泯大椿之芘俾升首棘之階是用贈爾爲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袞扆需賢方綸扉之虛席松楸向日燁泉室其生輝

制曰偉烈發于詞臣昭華實之竝茂嚴君稱乎母

上海圖書館藏

氏知勞愛之相成渙典九重酬恩三徙爾贈孺人陳氏乃南京吏部右侍郎李某之母名門懿質夙傳芳規滫瀡躬勤夙佐白華之養機絲示訓竟成玉署之賢孝德已振于比隣其台跬達于膴仕匪資芝檢曷表護慈是用贈爾爲淑人紫誥自天丕煥笄珈之寵黃麻有日永垂聖善之光

戶部總督倉塲右侍郎趙世卿

制曰八政經邦式先食貨六官分職爰重度支邇以時事多艱出者寖繁入者寖寡所恃老成長慮

日討不足歲計有餘言嘉籌策之勞特渙旌褒之命爾某卓襟坦度練識紘猷司理衡城詰戎留署偶因抗疏誤致投閒清議共推儀曹再徙勳掖奉常之副歷名近逹于楓宸納言京兆之職更資遂彰于棘寺出撫而望隆司馬入貳而功著祝鳩謂積貯乃大命攸關肆操柄于重臣是畀而爾察天地收藏之義盈以濟虛識泉源流衍之情通而不滯機宜燭照穴竇風清雖以東討西征幾盡錙銖之索而能調停均節各隨庚癸之呼歲滿政聞朕嘉乃績是用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二祖八宗之積留之今日者幾餘三年九年之通圖之來茲者何道膚功上逮維爾嚮用方新石畫旁求乃朕諮詢惟舊尚攄訏于已試仰翼廟謨庸梂詔于弗支允裨國計欽哉

制曰國有餘儲倚焦勞于碩彥臣無內顧資贊助于好逑聽錢穀以旌庸邇閨闈而疏爵爾某妻封安人孟氏德媲名賢行符昔懿脫簪珥而佐養恪承菽水之歡躬筦鑰以襄勤克就雲霄之志箴規

若友徽音夙播于絲綸恭敬如賓令德中聞于耕饁溥南樛之惠宜爾家而麟趾騈祥鑒北門之憂歷官郵而羔羊翼節夫方大用巍聯八座之班爾忽長捐尚銜半通之秩會計之成功茲著黽勉之積勩寧忘是用贈爾為淑人殊榮渥錫于司勲特典用風乎圭饋

父母

制曰朕聞藏富於國惟藏富于民者識恒足之機子之效忠惟父之教忠者啓奉公之義况昔以小

臣勵節明著家傳匪今從峻爵疏榮胡光庭訓爾某乃某之父幹局魁梧性資孝友奮身白屋鶯飛聯試于榆枋翮子青編燕翼茂敷于蘭桂迹其擁腐紅而一塵不染當官冷祿薄之時陷奸宄而九死不移開舍舊從新之路卓然正大光明之志允矣箕裘堂構之規是篤嗣賢為予國俊覽茲經用信本大道以生財追彼義方特渙隆恩而錫命是用贈爾為通議大夫總督倉塲戶部右侍郎名蹟六列默荷洪庥志樹重垓洊膺景慶

制曰仁義之利甚大急君匪日遺親天地之性一原是母乃生是子奬駿勳于厚蓄馳鴻典于徽慈爾封太安人姚氏乃某之毋肅穆梱儀靜莊女憲處庫僚而盡瘁激昂成夫子之名臨最績以逖榮止冠順幽人之志載以烏愛贊厥熊丸揚庭意鼓于裁機箆仕政成于蒙袂方其陳情乞養惟子深愛日之情已而聞命趣裝葢爾有先忠之諭遂使出紡均調之計丕裕國家然匪詩書式穀之功疇遺聖善是用贈爾爲淑人芳聲不泯垂彤管以馨香懿號寵頒賁玄扃而焜燿

　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田樂

制曰朕聞有命易繫所以嘉武烈而樂成功懋賞書稱所以章最績而風庶位故人臣封疆之績著則朝廷錫予之恩隆恒典實然巽申非過爾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田樂厚重山凝貞醇天篤才推經濟朝倚老成颺歷有年不易初終之節任使輒效雅多安攘之勞惟昔仗節籌邊時屬松夷犯順千里竊據業負嵎之形成悉衆内窺况啓疆

之志役而爾憒彼倏欻倏犯無取小創之師慮且滋蔓滋難獨握永寧之筭于是集五路兩河之甲爲犂庭掃穴之謀罔聽僞和虜望風而鼠竄仍嚴大索人華面而角崩河湟之要害斯還莊蹻之襟喉頓豁旃裘奪氣壁壘增雄論功殆比于驅除行賞宜先于發指是用授爾階光祿大夫柱國錫之誥命於戲大臣處邊鄙則鎖鑰壯威在朝堂則樽俎生色爾既已掌建九法職異一隅尚其蓄養威靈銷弭瑕釁警戎俶于華轂戰勝之懼時殷防搏噬于擾馴外寧之憂勿懈副予一人股肱之託追古司馬嚴翼之風欽哉

制曰統六師而平邦國資虎賁之英猷秉六德以化閨闈藉鵲巢之懿範藎臣無分念是成伊濯之功而恩有兼榮俾沐攸同之福爾某妻累封一品夫人曹氏性含婉淑度肅端莊女則穆修官常陰贊惟其服觿佩燧任莞鑰于中閨是克殫智運籌蕩氛祲于絕域元勳績爛淑德恩均是仍贈爾爲一品夫人功加夷夏式揚薇芑之芬道始唱隨益懋

蘋蘩之敬

父母

制曰國有藎臣家則令子故戡亂式昭其幹蠱而勤王原本于教忠帷幄旌勛箕裘崇報爾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兵部尚書田產乃樂之父閭閻敦素月旦推賢天與清標負蓬矢四方之志世敦厚道追麥丘三祝之風匹公侯以兔罝允稱高士啓詩書于鯉訓蔚奮英人功已震乎龍沙報詎薄于燕翼是加贈爾爲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功懋懋賞名載景鐘子爵爵親光

生墓道

制曰臣克有鴻鉅之施在國國必有便蕃之貺及親矧慈德之倚門倚閭劬勞如在即天澤之既優旣渥霢霂方醲爾累贈一品夫人夏氏乃其之母終溫且惠用愛于勞惓切一經共此和熊之誨勤渠三徙成予司馬之良西域功聞特典溢彤弓旅矢北堂風杳新恩耀紫誥芝函俎豆增榮梧檟衡慕是仍贈爾爲一品夫人承恩禁闕彰聖善于剸絲

從爵孤卿分寵光于佽鉞

總督薊遼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邢玠

制曰蕩氛繼絕已綏異姓之王飲至論功特長帥師之子國皆屬其耳目吾何愛于髮膚晉秩非私揆功尚靳爾總督薊遼經畧禦倭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邢玠雙南偉鑄百鍊眞鋼才誠具孚文武爲憲躬不言瘁馳驅多戎馬之郊事惟所投指顧奏勵勳之效邇者島夷弗靖螫我屬藩闖晝未周滋其桀驁疇予典旅僉曰汝諧是戒六師俾專九伐而爾左檄兵右籌餉朝剡奏暮馳符徒禡雲從皆安制綦節之理梜聯霧合盡冐角牽犄之形鑿凶爲殊死戰之期獎率酬不俱生之誓遂令蔚山釜山之劍竦巢内之卵胥空閑島珎島之燧燔舟中之指可掬覆滄海而注熛炭舉炎火以焚飛蓬大殲瀚海之鯨鯢再奠箕封之鐘簴粤惟孤績可後崇褒是用授爾階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樂羊功上已焚盈篋之書定遠奏來復懈入關之請吾意未嘗不在鉅鹿下爾心

應亦懸于魏闕前外寧內憂戶牖之綢繆安出交事武備鼎彝之勲業方新尚彈馮翼之心永集夷庚之慶欽哉

制曰大臣奉公而憂國故無家明嫖姚之忠明主推誠而卹私則還歸志出車之厚况師終有慶寵方渥于元功而內顧無煩旌詎遺于淑配爾某妻累封夫人王氏名載國綸邦稱賢媛敬恭有毖穆宣風火之徽笄覩惟時默協君臣之肅睠君子義不辭難冐霜露以專征實惟爾順克宜家躬滫瀡而代養執訊獲醜候適應乎倉庚緣爵疏恩秩宜均于司馬是用加封爾爲一品夫人拜命丹庭儼河山而肅度流芬彤管共鐘鼎以垂輝

曾祖父母

制曰武功成而告廟歡允洽于九靈慶典舉而推恩臣與光乎四代論功則首遡慶于源肆卹追遠之思用溥逮先之惠爾那端乃玠之曾祖父冲樸葆眞耕鑿歌聖賑施自喜貯陰德于窈冥機械相忘留有餘于造化乃從積慶肇啓達人以彼偉績

豐功亦既奉天誅于有赫豈惜窮階峻秩不以昭世德于無涯是用贈爾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一杯土壤歲雖久以如新百世本支福方綿而未艾

制曰賢者之于世不偶生王人之於善無遺賞肆嘉元老之壯猷言錫曾闈之寵命醞釀培植實助濬乎慶源循遡闡宣聿追揚其德譽爾周氏乃邢其之曾祖母沼沚芳規組紃若志贊功晨正賡豳風于南畝之間開緒夏卿震出日以東山之旅門祚數傳而始大閨儀歷世以彌光惟貤典之上行宜榮章之先被是用贈爾爲一品夫人滄波載戢塵清見薄海之濱紫誥方敷焜燿及重泉之下

祖父母

制曰國有碩臣赫聲濯靈用宣于中外家多積善流光餘慶乃暨于子孫穀詒美潛德之光義率表宸恩之渥爾累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邢聰乃玠之祖父胸襟洞達意氣激昂蕃藏第巳所無務剖分之爲快緩急惟人所有雖頂踵以靡

辭居卑而義甚高源浚而流乃鬯一里戴帡幪之德再傳得社稷之良是用加贈爾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丕赫王綸下九重其聯洊於昭贊冊炳三廟以煇煌

制曰出車六月蕩平欣屬乎儒臣積德百年締造兼資于女士矧撫蒻之勞備至宜含飴之報特隆爾累贈夫人陳氏乃某之祖母持儀祗慎賦性幽閑脫簪成夫子之賢豪卹緯支門祚之衰薄朝哭穆伯暮哭文伯荼苦盡茹于人間俾爾熾昌俾爾壽臧榆景卒徵乎天道維閫孫之績奏彌王母之訓彰是用加贈爾爲一品夫人珮環猶邈流不泯之芳聲節鉞維新逕無疆之鼎貺

父母

制曰于東于襄三矢重雕鳩之績肯堂肯構一經垂燕翼之謀式霈宸章用酬庭訓爾累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邢某乃某之父格外別材寰中奇士習鉛槧而講擊劍之術闓鼓鼙則懷裹革之忠壯士折于中年呼過河而飲恨遺獻昌于

哲嗣從跨海以收功烈允假哉恩宜茂止是用加
贈爾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長風萬里殄越志于梯航湛露九天
光義方于綸綍

制曰臣子爲國立功適慰倚門之望朝廷旌庸疏
爵綮伸陟屺之懷匪崇報于裁機疇昭榮于仗鉞
爾累封太夫人鄭氏乃某之母節經傲歲才足持門
粵自姑老夫亾齡冲息弱力肩俯仰不天之造于
一形影相弔之身方且垂涕三遷植耆碩于孤苦
以能徼恩累命易熒瘁以榮華彰愛于勞轉否爲
泰是用加封爾爲一品夫人龍章鳳誥介寵貺以
自天玉露金莖怡殷情于愛日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蕭大亨

制曰降典折民式布好生之德明刑弼教爰資邁
種之臣肅邦禁于協中懋治功于克允恩綸載錫
淑問攸彰爾某德稟不回智行無事顯然人傑卓
爾國楨束髮登朝勳業半垂于邊地鞠躬盡節忠
勤彌勵于宦成會當北鄙之寧是借西曹之重而

爾敬承欽卹大小必以其情祗率直淸[illegible][illegible]莫容其手予曰辟爾惟勿辟視盜環犯蹕之條無寬民[illegible]不宂多開網解懸之意惟三章匪飭怨之具朕罔攸兼彼五罰無濫及之人爾與有[illegible]惠醲棘木頌布其崇茲以歲滿特授爾階光祿大夫柱國錫之誥命於戲咎繇作士師遂靖蠻夷之猾蕭何銓律令亦高發指之勳曩國典海邦[illegible]師實爾决帷中之策載安外屬永固東藩大刑用夫甲兵利器徵於盤錯惟今匹夫匹婦能干天地之和而爾多藝多材實係斗山之望尚竭股肱之力副予心膂之懷欽哉

制曰飭憲以糾萬民特重爽鳩之職宜家而敦四德言需燕婉之賢德適協于相成榮肆均于偕老爾某妻累封夫人劉氏柔章淑性莊靜令儀有恪以奉在公含美而襄夫子瞻星視夜不忘交警于閨中執燭悽情潛挽生機于筆下彼操清而民志畏則絺綌之素節允功乃冤洗而協氣流益琴瑟之和風與壼中率之勛有自從爵之典惟宜是用

加封爾爲一品夫人誠孚金矢緋衣分無上之華度儼珩璜彤管耀永終之譽

曾祖父母

制曰五刑以象震耀法臣之職業獨隆三賜而榮丘陵王者之恩輝愈顯故于國旣明罰以勅法情切求生于爵宜由祖以逮曾禮先自始爾某乃某之曾祖父位在布衣謙符天道焚券非以市義深匿月旦之名積厚自爾流光遂肇昌明之祚試觀讞無冤獄勤勞丕著于祥刑可知世有悊人醖釀逖由於先代是贈爾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潤松楸以雨露首被騈恩譬木水之本原彌培茂祉

制曰平刑之報下及雲仍則貽之上者必遠作善之祥外由明哲然資之内者實多故餘慶胥藉于二人而恩典並霑于四世爾謝氏乃某之曾祖母德涵欽順躬備孝慈持内政如栗榛思投核而種德裕後人若絲繭訖歲引而世長惟愼惟清旌功伐于鵲集之日如綸如綍褒淑懿于麟定之餘是

贈爾爲一品夫人筭珈煥采内階已擅其崇高泉壤生馨遐祐永延于苗裔

祖父母

制曰家國之理共貫祖孫之善一原是以朝廷之用法惟仁子孫之率祖曰義溯貽謀而崇報優邁種以推恩爾累贈資政大夫某乃某之祖父城府不設然諾克敦秉志惟公質蹈符乎大道理民自奮善允蓋其一鄉急難若痌瘝之在躬即莫助而獨切樹德如根柢之入地雖不見而彌深繩武之業允光貤爵之章游被是贈爾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三辟叔典盡滌秋荼之苦十行雲爛耿增夜宇之輝

制曰朕獎烈大僚敷榮上世爰及祖妣並被王章誠念垂裕之同心均昭代追崇之典抑賁蒸畀以異數慰慈孫嗣續之思爾累贈夫人高氏乃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某之祖母坤順恒貞有齊無遂佐風樂泌百年存荆布之規開緒含飴三世食公卿之報辟以止辟方司寇之歸功親以及親肆王母

之介福是加贈爾爲一品夫人斯皇顯命偕烈祖以同榮不泯徽音麗聞孫而永著

父母

制曰朕聞定國播不寃之頌東海濬祥文忠推溥利之仁緜州啓緒故長厚益于一脉式淑邦刑而華衮榮于片言用酬庭訓爾累贈某乃某之父比德名民稱逸聖世煙霞怡志誠坦坦之幽人孝弟力田允慥慥之君子授一經以報國亦猶芹曝之思讀萬卷而致君適屬箕裘之彥雖鴻冥之已邁顧燕翼其如新敷典露蕭㦬情風木是加贈爾爲光祿云云表偉勛于銅匭原本義方闡潛德以金章輝煌墓道

制曰大臣若保弘仁護幄契慈祥之指盛世如天錫貺芝函揚聖善之音隱心深入于鑄書淑敎彌徵于刃織雖違祿養詎後綸褒爾累贈夫人王氏乃某之母勤儉兼修非儀俱泯夙襄貞隱耕耘合德于東皐克篤名卿喉舌馳聲于北斗無偏無黨庶幾畫象之風聞禮聞詩亦有和熊之誨爰頒綵

綍于賁玄扃是加贈爾爲一品夫人國命懸于民命回生霜雪之中毋階視厥子階作焰泉臺之下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楊一魁

制曰朕惟邦事掌在冬卿熈載亮工喉舌之司是倚庸勛懋賞絲綸之命攸隆美表成功典從進律爾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楊一魁天質不雕風猷夙著寬而有制養雅操于和平靜以含明醖訏謨于冲默粵自星軺瑣闥揚國命而匡王違楚臬齊藩肅憲威而宣德意尋秉旄而佐計洊歷朔南肆茂實與休聲益孚中外廼以方割爲害擢任今官已而疇若應咨入領本部時葢黃殷淮乂方河伯之效靈葦故鼎新會皇居之再造而爾正身奉法綜事訓工時詘舉贏朕詎心乎壯麗一勞永逸爾克任其經營程督忩勞畢竭股肱之力撙節有道盡裁供億之煩五材飭而百廢具興兩宮訖而三禮允賴日月省試績用已多天地成平明德況遠會當歲滿爰霈褒章是用授爾階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垂作共工克媲九官之美禹平水土旋登

百揆之榮爾尚詳典制以建明範端耆碩總司屬而表率動愼儀刑過門無替其初心勵忠貞而益篤柱國庸膺乎後命鞏宗社以常寧欽哉

制曰哲人祚世計長从以垂規昭代旌庸遡本根而崇報故慶由積致是謂無功之功而典欲上行廼及王父之父爾某乃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某之曾祖父渾噩遺民丘園高蹈和光鏟耀適乎十畝之間抱朴完淳奮乎百年之上術修混沌天與爲徒志類北山孫又有子覽敷土濬川之烈想耕田鑿井之風是用贈爾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䟽上榮于棘位寵錫雲霄溥渥澤於蒿原恩霑雨露

制曰百工皆聖所作嘉玄武以推恩百行惟孝爲原體白華而錫類式穀潨惟庭訓勸忠洊渙王言爾原任新安縣知縣贈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某乃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某之父秉德溫良存心愷悌職司民社瘁邑事以隕躬理固秉除鬱善祥而有子掌邦土而時地利功茂方鳩垂弓

冶以啓箕裘褒先燕翼寔維天道豈靳國綸是加贈爾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泉壤敷文誕殊恩于表墓縹緗紹業彰偉構於肯堂

制曰乾和坤理司空竝重於六官父訓母儀天性胥隆于一本奬春暉於蘐室頒寳翰於芝函爾累贈夫人景氏乃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某之母婉穆宜家肅雝範閫警深鳴珮百里揚良令之聲教切和丸三徙侃上卿之業音容雖邈聖善滋聞予工克若于其凝宛劬勞之可覩手澤方殷於永慕寧褒諭之能忘是加贈爾爲一品夫人五色龍章播門閭之令度重泉魚液耿綸綍以交輝

翰林院簡討朱國禎

敕曰朕邇雖靜攝而延見儒臣之意未嘗一日忘也矧記言記動如史氏之職尤爲最親者歟彼其悉朕之言動也朕是以悉其才品焉爾翰林院簡討朱某誠心質行卓識弘文掄秀賢科服官禁苑而爾操先悟雅學務博綜較讐不爽于墨朱甄別共歸其衡鑑績隨歲著實與名符是用授爾階徵

仕郎錫之勅命夫詞臣之用在異日用不自異日裕也其重于世也曰是清華之秩秩又非能令人重也道在用在人重秩重念之哉無負朕所以儲爾者

勅曰朕觀詩燕喜有詠來諗有歌何臣爲母慶而君亦爲其臣之母慶也先王體臣其道如此朕于儒臣何獨不然爾吳氏乃翰林院簡討某之母躬甘澹泊性本端嚴挽鹿以佐清修和熊而開慶緒機絲簪珥知當年訓子之心象服笄珈後今日旌慈之典是用封爾爲孺人爛宸章于五色介春酒于百年

翰林院簡討朱延禧

勅曰國家選制科之秀官之禁林匪直以剡藻負斐然之望也夫亦將待用于異日焉是故班籍清華而闇室之養先之爾翰林院簡討朱某淵縕儁才純衷嚼行陶成中秘列秩詞垣而爾學務洞源文求經世誦讀博通乎八索編摩不愧于三長可爲文行兼資華實並茂者矣茲以歲滿特授爾階徵

仕郎錫之勑命夫出入承明雍容綺墨士自謂甚暇也而國家儲才而需之用方如望歲然故惟脩之數年若不足者迺能用之一朝而有餘爾其無負此暇日哉

勑曰人臣者入而奉清問于讌閒出而娛綵衣于親舍斯不特天倫之樂抑亦庭訓之光也昭代體臣夫是以有貤爵之典爾庠生朱希曾乃翰林院簡討朱某之父喜施好義篤學通經旨究先儒霧雨偶垂乎豹變德昌後嗣雲霄高奮乎鳳毛方適舞雩沂水之情坐觀金馬石渠之事義方足術華綍爰頒是用封爾爲徵仕郎翰林院簡討紫宸敷錫芝檢方新丹壑優遊椿齡未艾

戶部山西清吏司郎中王成德

制曰今大司農蒿目于懸磬而邊鎮荷戈之士嗷嗷待哺者以鉅萬計匪得郎署之賢者調停均節其間國何有攸濟爾戶部山西清吏司郎中王成德誠心卓品介守通才鰲禁掄英鳩曹受事既累勞于香省尋分職于邊儲而爾操皎增冰顧盻杜

羣胥之竇惠覃梜纊撫循騰萬竈之歡錢穀裕而金縉亦饒出入允而軍民咸悅茲以歲滿特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所稱士大夫之姱節微獨利能黜之卽近名亦實政之累也項（部上）爾政日月所羨輒入公需無類獻以市能名朕甚嘉焉爾其益懋哉持此以希往者李絳之風無難也

戶部廣東清吏司主事崔應科

勑曰朕觀周禮地官之屬六十大抵爲委積及泉府設也而以申禁明刑掌達法則麗焉何與若曰財天下之大命也惟慎刑之人爲能惜之爾爾戶部廣東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崔其春省蜚英秋曹筮仕尋循宿譽擢貳潛郎而爾節楨端方佐憲已稱明允才優會計署司尤著廉平靚斯調停均節之爲猶然懇惻生全之意茲以歲滿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勑命昔漢文于决獄錢穀二事朝問大臣葢其重也爾茲既閱歷其事矣有如異日者進子大夫而訊之何以置對欽哉無以今茲之明試怠其所爲敷奏者

勅曰婦之于夫厥亦有攸贊焉當其剛柔贊之故用法以仁當其柔剛贊之故臨利以義斯婦誼之盛者也爾戶部廣東清吏司署貟外郎事主事崔某之妻王氏悃愊爲儀眞誠秉性恪勤紛帨佐介眉舞綵之歡祗相藁砧自羨藿服鶉之日考績含香之署茂歷兩曹揆勞内助之賢允稱四德所謂糟糠之嘉耦爰頒綸綍之殊榮兹用封爾爲安人蔚揚芬于彤管彌翼美于素絲

原任廵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尹德元

制曰越國而張天討允資宿飽之師航海以裕軍儲宜企元功之賞故有絲綸之渥寵以旌輩輓之勞臣爾某政練綿更望孚清議淵泓醞藉乂乃益徵盤錯才猷試殊輙效方東土撫循之日適島夷跋扈之時詰戎鴨水深虞輜重之難待餉鯨波能免樵蘇之患而爾焦勞饑歲偃起而逋亦完激發忠心路阻而臻若赴亘舲聯舸泛怒浪以無涯雨楫風舤應量沙而不爽遂使士無枵腹軍有見糧睠兹耆定之勛詎泯轉輸之勤是仍授爾階中憲

大夫錫之誥命於戲脘巾謂何故足食在足兵之始壘衰已矣然忠臣求孝子之門勿謂禮樂壞崩無裨世用尚思邦國殄瘁不異家艱矢爾初心需庸異日欽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劉易從

制曰嶽牧奉行德意是爲宣化之臣齊魯拱衛皇畿號曰近郊之地任殊鴻鉅選藉老成屏翰允功旌褒宜渥爾原任山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今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劉易從氷淵持志經緯裕才對策綰符夙騰令望爲郎領郡游著芳聲嗣以惠威迴遷藩臬人宜其地五年聞遼水之澄見不忩潛六載遂東山之卧既而再起隨颺歷以流勳遂以令官蒞岷峨而受事而爾綏氓固本鞏蜀地于已安補伍儲威備播諜于未發比遷海岱兼值兵荒既蒿目枵腹之民復徹土震鄰之寇勸分發廩息鴻鴈于澤中酌盈濟虛飽貔貅于海上人沐含膏之化吏式茹蘗之風功績最隆保釐無忝肆治狀甫聞于楓陛而爾名已藉于蘭臺是

用授爾階通奉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大東小東或戞杼軸一變再變乃底絃歌今昔猶之一官廵陌資尹郊爲烈出入雖云異職補袞得賦政滋彰益殫長猷用需寵命

制曰專藩敷化信歸棠棣之賢百爾宜家爰重桃夭之淑未泯夙譽並荷尋章爾原任某妻封宜人潘氏蘭蕙佩芳衿鞶視訓陳箴帷業克遵鳧鷖之規誦戒官常陰翼羔羊之節于沼于沚肅襄祀于東方如山如河累膺榮于北闕珪璋允儷環珮中掮顧方嶽而俞爲山功豈忘于覆簣味承流而譬掘井爾弗逮于及泉是用贈爾爲夫人三命益隆歆荷王綸之賁九原不朽永垂圖史之馨

制曰四方爰發臣道盛于日宣一德相成頌誼存乎星警嘉穆功于主饋從窮爵而疏恩爾原任某繼妻李氏幽貞毓性婉孌秀閨託族高華作述名碩組紃織袵贊衣被六郡之仁榛栗棗脩襄粒乃烝民之惠善兼四行月望擬隆烈赫二南風火起化義允光于鳳卜典宜重以鸞函是用封爾爲夫

人臣矢猷于國寖揚梓栢之聲爾名媛于邦益恪蘋蘩之任

山西布政司分守口北道左布政使孫維城

制曰我國定鼎北垂設防上谷銷萌固圉式重神京雄畧壯猷允資藩彥鎻鑰之勳旣茂絲綸之命攸隆爾某彬彬君子矯矯虎臣花邑標循霜臺抗節歷官西土政弁惠威移守北邊轄更左右而爾殫心籌畫極力經營饋絕鞭靴皷清風于弁類政推師脯孚眞愛于氊鄉雍容伏反側之安酋談笑戢驕恣之市虜備克豫綢于桑土策不專恃乎羈縻足稱樽俎之良有裨封疆之事茲以歲滿特授爾階通奉大夫錫之誥命於戲虜辟豺狠不噬終難狎玩師如虎豹在山爲蓄威靈爾尚益爲可戰之形潛懾寒盟之志息氛塞上國將永賴其藩籬推轂師中朕且優假以節鉞欽哉

陝西按察司副使荆州俊

制曰朕每懷關隴越在邊垂特分綱紀之司肆藉惠文之使睠積勞于兩地足兵與足食兼隆知奉

法于六條外臺視內臺僉爾爰旌臬彥特布恩綸爾陝西按察司副使荆州俊操履耿介心跡光明筮仕花封邑潤隨車之雨蜚英蘭署廷寒凝簡之霜乃自東藩憲于西夏詎曰忠信無咎然而堅白彌昭稽衆允孚自家特起而爾前勛尚茂後政維新操百折而不回勇萬人而必往驛蹄獲息詰戎獨嗇馳驅屯穀日增諜虜顧羞金幣備深桑土功在封疆是用授爾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汲黯直言寢干戈于淮國寇公重望聾鎖鑰于北門欲

彼懷德畏威惟爾清標勁節玁狁盡境尚師上策于周家鳥鼠同藏永淨渭波于禹貢欽哉

陝西鳳翔府知府汪應泰

制曰國家畫數邑而建一郡邑之外無郡也邑令治民郡守治治民者治民者治而民安守斯良巳爾陝西鳳翔府知府汪應泰振藻軒墀宣勞銅墨爰踐郎署出綰郡符而爾守凛秋霜仁敷湛露化操切于俗吏刑清羞鞭上之蒲噓紛錯以淳風訟息生庭中之草人歌琴鶴品重羔羊惠允洽于八

區績邁成于三歲是用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夫入臣位愈崇則所知愈約以故古相臣而下人知二三人而止匪畧之也不如是則下侵且弗專惡乎言治爾之官以知名尚慎旃哉將持此弁驗爾于異日

直隸河間府知府葉煒

制曰河間周唐叔分封處也人貴德而俗敦朴咸周之遺風在焉今二千石之官其地者意有如羔羊大夫以素絲之譽特著者乎是朕所樂聞而嘉與也爾直隸河間府知府葉煒德器端凝才華炳蔚蚤掄楓陛洊試花封及郎署之踐更乃專城之出牧而爾公廉率屬愷悌宜民平糴勸分獨痒躬于荒政募兵儲餉克修備于軍興足稱經濟之宏才特建循良之偉績是用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夫古者名郡守于屏風注在官之跡其下惟灼知之乃重秩之今爾所治才在王城外耳閭巷風謡日達朕聽無俟屏注知既灼矣方且以重秩秩爾懋之哉無負朕命

直隸淮安府知府劉大文

制曰淮南故股肱郡於漕渠咽喉稱特重所爲甸宣疆理豈下邑是式寔上國允藉之可與此若良二千石乎爾直隸淮安府知府劉大文神識端凝才猷洪達早擢大庭之秀旋司天下之平效著祥刑簡司名郡而爾勵勤繁劇勤卹彫殘巳敘府事之修更底河防之績明陟汝以率屬無忝矣特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夫淮昔漢汲大夫所守也稽其治惟是責大指不苛而可以成卧理可以寢逆謀爾今者不職戎事乎尚益懋前猷勉圖後績出入禁闥稱社稷臣非異人任往欽哉

河南歸德府推官田貢國

勅曰郡邑吏民所寄命也然他吏曹率以撫字而司理獨以法夫以法而能與撫字者同造民命國之旌之宜其亟巳爾河南歸德府推官田貢國才識宏深風規凝亮起鹿鳴而通籍擢鱣帳以分符而爾律巳清嚴宅心仁恕朗鑑照覆盆之隱祥讞蕩肺石之寃治號廉平人稱淑問茲以歲滿特授

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夫國家方虛風霜之任以待執法之臣而官譽多歸于寬政何也是惟軫心向隅者爲能折奸戢慝一干搏擊所傷實多葢朝廷審官之法類如此爾其益茂勉于寬政哉

四川重慶府推官高折枝

勑曰昔人論戰至獄小大以情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今屬非用兵時與朕每念其地司理之臣宜必有推情于獄者今日之事庶幾賴之爾四川重慶府推官高折枝大對起家平典佐郡禔躬無染四知可質神明奉法惟公三尺不撓貴近引經以斷得情筆下之單詞使獄無寃束手案傍之老吏最書來奏朕用爾嘉是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夫理官天下之平也世有亂平之以兵人有亂平之以法乃天吏逸德烈于猛火于法獨不然乎爾其深味乎平之義無內虧無外溢尚亦有風乎將兵者

直隷廣平府推官胡東漸

勑曰朕聞昔者歐陽氏爲理官觀書發歎爲獄求

生朕甚慕焉今之理官有若人與庶幾藉之以風天下爾胡（某）茂明秀品淵懿奇才擢萬言以起家操三尺而佐郡而爾禔躬若水清故不撓奉法如霜嚴能無冤體東矢鈞金之意人或困悔以爲新準盜環犯蹕之科罰亦抵辜而即止以若歲績之最允稱法吏之良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三辟典于叔世秋荼之法非所以服民也傳不云乎同言而信信在言前法之服民亦猶是已朕將持此弁觀爾異日焉欽哉

勅曰雋母喜而不疑有令名鄭母悲而善果無苛政夫非賢母乎然而君子必之謂及仕始誨其誨晚也豈不感動與梂幾何爾周氏乃胡（某）之母儉濟其勤勞成厥愛賢協提甕相夫振高蹈之風敎禀裁機朂子稱允宗之彥雖春暉倏匿不逮服官而慈訓宛存已徵折獄跡其明刑弼以輔禮蓋猶設俎之餘乃若求生備極苦心似得和熊之益宜頒愍冊以永徽音是用贈爾爲孺人代釜庾以言思賁松楸而作耀

直隷大名府濬縣知縣張其忠

勅曰語有之監司衆而吏亂于位矣葢掣肘與彌縫之事將從此起也不然監者不同同求其治治矣辟置白璧於五都之衢萬目之所共寶也爾某醞藉弘深風規凝遠三策擢秀百里分符而爾清白禔躬精勤敷政輕徭薄賦潛回境內之春詢瘼哀煢盡起溝中之瘠膏澤旁流于蔀屋仁聲近達于銓曹績滿賢書名高最績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令天下承平久矣民無復兢兢世禁顛目語難往往而是爾所治隷在京轂者也欽哉尚務和其民以幾古之稱保障者

嘉興知縣鄭振先

勅曰令海内所稱良令朕不克親見然見其績於最牘矣而人進而旌之諭以朕意勢亦弗克也于是乎有璽書之賜爾嘉興縣知縣鄭振先醇明偉器經濟崴猷楓陛蜚聲花封受事而爾茹蘗芬華之境回春枯槁之餘興學右文士式彬彬之化勸耕廵陌人歌皡皡之風政績來聞朕心嘉悅是用

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郡縣高第入爲臺省國家所循匪漢制歟然必歷數歲而始一舉焉何也天下惟眞守不渝眞才不匱眞品不盈眞精不衰而異時大受終必賴之爾欽哉茂勉末路以需後命

勅曰夫士激昂有成於內贊節操有成於室謫牧民之理非必良令所自致也以故歲績之旌伉儷同之爾鄭振先妻吳氏閥閱鍾英箴圖式訓克遵孝養婉愉承鶴髮之懽雖在華腴朴素翼其蕪絲之節獎深仁于覆露嘉交警於瞻星是用封爾爲孺人六珈渥荷國恩四德彌襄宦業

林縣知縣孫夢桂

勅曰夫民靳乎安而止而風氣俗尚邑固各殊肆取吏者不必于洊試然洊試乃可以覯吏矣爾河南彰德府林縣知縣孫夢桂匡時偉器經國英猷纖塵罔著于胸中百里第籌于掌上民安若堵相忘休息之仁賦集如流不見催科之令遺愛正歌于棠陌成功爰奏于花封是用封爾爲文林郎錫

之勅命朕聞林慮依山爲縣宋興乃始有學以故難吏於今何如夫太行有路康衢窘步凡大難必有大易者焉爾其欽哉國固有殊典以待夫吏之克艱者

零陵知縣周朝重

勅曰昔宋臣蘇洵建議重遠吏豈不以地遠則民隱易閼哉今荆南距京師七千里朕惻然念焉吏有奉揚德意於其地者與朕將特顯之以風天下爾知縣周（某）典應賓典學繩祖武當官毋害所至有聲雖職列荒裔之表而名聞輦轂之下茲以歲滿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永州蛇說而不聞乎零陵固其首邑也以爾之良固不難激昂清風滌陋千古以永光爾祖之烈欽哉茂勉末路庸膺後命

直隸興化縣知縣翁汝進

勅曰令職親民以愛勝也愛苟可遂令宜無難爲者惟是邑重而劇時詘而事多可虞要以重安劇理時濟事集而愛有加焉斯足術也爾翁（某）鍊識敏

才清操遠器筮茲巖邑島氛與偕而爾撫字轉輸之日綏輯櫌欀之時紛錯犀剸逃亾蟻附以斯之績可謂曰嘉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夫朕求士于廷而邑試之爲異日也需在異日基以今日而不觀之墉乎基不厭厚將大厥受爾敬懋哉

山西太原府陽曲縣知縣金勵

勑曰首邑之令衆令之表也而處都會綰轂之區獨號曰難吏難吏故寡良寡良故稱良者必衆良之光巳夫然後可旌之以表于天下爾金某溫文雅度愷悌眞心官自大廷游更奧壤而爾慮周政浹器利乃餘撫勤六德襁褓如流操皎四知門庭若水黃童白叟遐騰四野之懽事治民安茂建三年之烈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夫國以民爲本吏以自治如治民爲本右蓋有耻教化之罔宜而閑閻自責者矣是故居可與興理進可與責難國家取臺省于郡縣謂此也爾欽哉朕且有後命

陝西平涼府平涼縣知縣周三嘉

敕曰縣令之職親民朕于是寄德意焉苟能其官徵民則寧其亦庶乎王澤之下究也是故璽書之褒朕無所愛爾陝西平凉府平凉縣知縣周三嘉名播鄉書符分壯邑冰操惕己躬瘠而人有蓋藏寬政宜民德渥而衆歌襦袴程書來奏賞率攸宜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敕命夫平凉古朝那地實鄰羌夏俗尚武敢頁有自來然崆峒笄頭之間廣成子遺跡不至今存乎有勇知方是存乎導之者爾其欽哉

山東兗州府金鄉知縣任時芳

敕曰姤象施命夫命王者所以遍天下也今爲朕親民之吏朕不能一一延見而既見之治績矣璽書之賜何但榮之庶幾若朕之面命乎其遇之也爾任某贒良對策祇愼當官奉德意於畏嵒切痌瘝而詢瘼冰持節操矢晶瑩粹白之思春覆閭閻藹煦嘔噢咻之意民各安其田里愁嘆罔聞爾信克厥官箴功勤丕茂式稽最牘爰畀旌章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敕命國家近者東西多事浩繁

之飭民實任之民間葢藏今復何如汲之頻泉之涸也爾能加意本根脂膏動念與朕將優陟女焉

勅曰門外之政媍無與焉相夫訓子其事也乃若夫也司教子也司牧咸克有聞功足多已貤貴追榮則國典于是乎在爾蘇氏乃任某之母秉德幽閑宜家勤儉揚紛佩燧孝名夙著于舅姑弋鴈和熊令譽兼隆于夫子川使一疆倡道鳴鐸皐比三策起家奮英鰲禁乃廣文之官獨冷虀羮不給于登年即河陽之縣成花蘐草已萎于晩歲聽吏績之奏最豈毋誨之忘勞是用贈爾爲孺人遺闈錫羨榮慈教于無窮華紼宣恩炤天章其有爛

河南開封府商水縣知縣趙思忠

勅曰朕慎選淑人君子而寄之百里之命將使寃宣德澤與編氓共適恬愉也而或疾痛不關勤恤之政不聞朕甚悼之爾知縣趙思忠偉度兼才清操實政斂惟從薄災民起仆以更生法克奉公豪右回心而向化試以互鄉能易置之漢世稱良歲閱政聞朕嘉乃績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

方今承平既久民往往有潢池之志矣中州之俗右武而習豪皆我干城然不善撫之亦盗資也欽哉務各寧爾宇稱朕綏輯至意

山西汾州府介休知縣史紀事

勑曰邑令親民職至鉅已肆士廷揚而令畀之則朕心寄焉而乃有傳舍其署以梯清華謂吾民何朕甚不取爾史（某）敏練通才特達遠器起家三策作牧一方而爾政取便民道先潔已救荒有奇策倣范文正之鳩工入廩無羨金媿李審諸之不槩境辭畏壘之化里絕銖兩之姦卓爾歲勞中于賞率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夫鄉巖雀谷之間不有開元駐蹕遺跡哉彼安不忘危故躬瘮邊邑若此也朕以良令抵勝兵討不西顧緊爾是賴爾其益欽哉

直隸眞定府饒陽知縣翟爟

勑曰邇者環畿之邑洊罹災祲而東餉內工誅求相繼意吾民必有展轉失所者矣勞來安集厝之生全之域非良有司誰與任此者爾翟（某）峻節清

嚴英猷秀援棘闈登俊花邑分符而爾勞怨不辭恩威並著心存振剔百爲悉有成功政務撫循萬姓咸霑實惠嘉此喚咻之勤爰頒褒叙之章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士處圭蓬往往感時政而太息令非其見志時歟自令而上位益高去民乃益隔令自三年而後任益久與民乃益親爾其茂勉末塗遹觀厥成超陟有典行且爾及矣欽哉

湖廣荊州府枝江知縣周仲士

勅曰昔西門氏治鄴蒙譖輙貶操於再爲以悟其主朕甚不取彼不以功績自見而以術自明其謂之何非貞臣之槩也爾周　某制科蔚奮宦譽夙聞政慰扳轅讒逢投杼比歘言之既息爰邑命之重膺而爾撫摩益協于循良注厝彌周于德慧堅白之操斯著困衡之助爲多茲以歳滿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方今讒說震師爲世大病矣有司以正風俗爲本務爾匪所謂折肱之良與欽哉朕且以舜之命命汝

直隸池州府青陽縣知縣晏景卿

勑曰夫環百里而置之令閭里之間欲其親見而撫綏之也有能體德意而布實惠者朕不愛璽書旌異之爾某鄉闈薦秀黌序傳經銅墨爰遷循良特著茹蘖非澹泊之節迎刄遊盤錯之塗丕謐四封維新百度歲績來聞朕爾是嘉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夫爲吏者非守不足以明潔非材不足以集事非愼終如始不足以典理爾之守與爲亦既有聞矣允終之道可弗講乎傳曰政如農功思其始而成其終爾尚益懋乃心欽哉

湖廣永州府東安縣知縣張進

勑曰朕惓切元元如農夫之望歲所以漑之霑之俾各適其天惟賢令是賴爾苟茂宣德意而祈寒暑雨之衆如親躋于朕之前而噢咻之也朕何憂焉爾東安縣知縣張進才識通明猷爲敏練鄉書薦秀巖邑分符而爾惠敷春溫操巖氷潔朝勞夕瘁五事維脩合德飲和四封樂業仁心素敷於野畯賢聲茂著于天曹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勑

命夫零陵之地召信臣之所嘗撫也今其美政猶有存者乎賢者之化久而不沒吏有維新之者慮無不速肖焉爾其益懋哉以幾休前哲朕將取而列之循良之林

卷之一終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目錄

卷之二

序

大同鎮圖說後序
刻中學始肄序
贈觀察杜公整飭薊路邊防序
贈水部陸公擢江西兵備副使序
賀楊磐石榮遷給諫序
送永平司理懷泉王公應召序

上海圖書館藏

贈王總戎晉位都督同知序
山東甲午同遊太學齒錄序
贈大中丞懷翁王公入副西臺序
賀萊司理李黄羽考績序
贈膠守楊公榮薦序
應天府鄉試錄後序
壽大司寇蕭岳翁先生七袠序
贈高訥翁方伯轉左轄序
刻射禮儀節序
送中丞李夢翁先生南歸序
贈都諫韓淳寰備兵大名序
贈明醫陳了玄詩序
贈王中軒守戎膺薦序
賀郎墨劉侯創麓邑城序
贈少司馬邢崑田先生之留都序
送中丞顧公解邊務總督漕河序
刻太上感應篇序（代）
讀法須知後序（代）

贈謝侍東司理應召序
送膠守張育華上計序
劉太孺人壽序
贈密雲令楊公應召入朝序

疏

陳情疏
代許相公建儲疏
代許相公陳悃疏

議

備荒弭盜議
防邊議
西鎮善後事宜議
分遣廷臣閱邊何以得實用議
駁遷即墨營於膠州議

碑

即墨重修先師殿碑
長直寺碑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

明　即墨周如砥季平著

門人東蒙公　鼐孝與較

上海圖書館藏

序

大同鎮圖說後序

大同鄭武安所謂　國家後戶也我與虜夾一郛而居而和市以來如狎伏虎開關而延之識者有隱憂已大中丞青州邢公來撫茲鎮矍然思所以制鎖鑰之策於是顧瞻攬歷豫爲之所而時以其

精神翔馳乎迴垣之内遐鶩乎絶域之表如某關隘與某巢穴相距某軍可當虜某隊虜卒犯某地某應竄某某援雖款萬萬無恙而其所籌而畫者一昕一夕不知其幾遝來于胸次也必勝筭常在我而後巳其說曰今我之撫虜非市乎凡世之爲市者必使可以售可以無售之形在我然後我者重我者重卽寡給而人毋之抱所有從人討無復之則我者輕我者輕將所出愈厚而人愈不顧故曰善撫者不忘戰善戰者不必戰戰勝于帷幄而巳矣蓋大都則公所謂圖說具之圖說者公所以志一方之輿地軍政也夫輿地未嘗不載在職方軍政未嘗不列于大司馬而公必是志豈其如郡牒邑乘姑備覽觀云爾也數年以來所凝注之精神殆有所託而傳焉今披其圖閱其說使人惕乎其爲剥膚之慮也惴乎其爲未雨之思也汲汲乎其窒隙苴瑕若不能以崇朝也公之精神巳與其圖說並傳矣昔墨翟爲宋守帶牒相嚮攻者之械立盡蓋公亦所謂戰勝帷幄之意而翟之去宋裁

遺其弟子禽滑釐以守圍噐噐寄其心思使人用之者也然而九設而不足圖寄其精意因用于人者也然而一觸而有餘故公之遺厚矣甚矣哉圖之用鉅而所爲繫重也永樂中每一遣將輒令隨厥所至繪圖以聞故于時諸備邊之　詔往往中出有　廷議所未及窺而莫不中機宜乎千里之外不啻素履其地者　宸謨睿慮圖實發之葢圖　文皇帝所不廢也乃其以虛實弗嚴讓宋晟以軍馬籍數責何福也御又何居夫

非圖之所載乎阨塞圖也督亢圖也愼之哉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誠欲有所用其不測耳夫惟不測迺不可犯斯　文皇帝之意公意已

刻中學始肄序

內館故有中鑒錄一書邇又有貂璫史鑑一書二書者亦中人之晬盤已然迹其所論述予者什一奪者什九詎不凜凜可以待呂張之屬自爲觀省未可以爲始教也記曰小雅肄三官其始也夫三雅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所謂居官之榮受任

之美乃大學始敎而肆之誠誘之也所以誘之者何凡人情之于始學譬小兒之于藥然茸則茹苦則噤强而投之則噦故醜人之類以爲訓動加誚讓而以幾遜志是惟賢者則可自非然者百言而百不入之道也而況中人乎弱侯焦公典内館時常欲别爲一書務使之易觧而樂聞其爲慮甚遠會有它　命不果而予適從公後嗣典其事則因而輯成之名曰中學始肄事凡三十爲目八大都有勸無懲乃懲在其中矣昔秦越人之爲小兒藥也炙之泡之苦者茸之持以飲兒其嗜如飴比覺其苦而所入已深故能有瘳效而無藥難爲益孔多彼豈與烏喙爭功者或曰中人讀書識字我

高皇帝益有明禁而　宣皇帝至闢内館以詞臣董之詞臣亦若樂與之遊者何居此有說矣謂結繩之樸不散于書契則不可謂中古以來之治非得書契維之亦不可且夫趙良寒心于景監袁絲變色于同子言士節也若乃人性大同藩籬安施善是洗雪形骸何有必若所云則是夙沙衛

不著于春秋巷伯不采于小雅也是以天下無一不可爲善之人故息黥補劓許由不拒君側不可有一不善之人故綴衣虎賁明王必謹夫傳不云乎瞽史卜筮貨賄之官領于冢宰非以重冗散也錫鸞和鈴欲比節奏非以閑僕從也故曰焦公之爲慮遠也

贈觀察杜公整飭薊路邊防序

先是壬辰癸巳間島夷匪茹蠶食我屬國　天子命六師徃征之字小也兵連而不觧者且五六

年杜使君始以禦倭海防使徃視師亾何我武維揚島夷宵遁六師奏凱而還于是　天子御五鳳樓受賀行賞有差加使君爵觀察監薊州兵節制太平諸路今天下東南患倭西北患[redacted]倭之患發于驟而地稍緩[redacted]之患習于常而勢爲急倭之緩在外地難爲戰[redacted]之急在內地難爲守葢倭數十年一發者也[redacted]一歲而數發者也故倭之患驟而[redacted]爲常倭自門戶迫我者也[redacted]自肘腋之近迫我者也故倭之患緩而[redacted]爲急我與倭戰邊陲數

千里之外[redacted]與我戰京輔數百里之內故倭之患言戰而[redacted]言守倭戰不利內可以守[redacted]守不堅外不可以戰故內地之守加難外地以守爲戰疆埸之事內地以戰爲守　社稷之役故內地之守加重當東南有事　朝廷以使君東南與倭戰東南無事以使君西北與[redacted]守太平路罕麻諸部出沒之所去京輔二百里而近地自緩而急矣責加難且重夫莫邪之利無不割也函牛之鼎無不烹也難非所論于使君也請以東征已事徵之東事之殷也我師入括子女金帛朝鮮騷然使君輯之曰朝鮮亦吾人也議存恤裁差撥用保聚不敢犯以靖內地可謂不擾分布我兵扼據要害亦旣鞏不可犯鮮當殘破之餘使君復時時討之以禍至之無日練土兵繕險隘建烽堠稍有藩籬之固倭用不敢長驅以振與國可謂不怠我師不宿飽海外將有脫巾之虞使君爲之調停彌縫餉饑者撫寒者三軍之士歡如挾纊而一二不戢之徒貫耳以徇帖然無譁以御我軍可謂有制倭歸我執

使遣間諜俱偵我虛實使君張之撒水陸兵吏番迭出倭間詗不得要領而去以握戎機可謂不測釜山唐浦我兵營壘在焉鳥道崎嶇上懸萬仞之麓下臨千丈之水軍士望之股栗使君叱馭廵視慷慨自如出没大洋不異平陸士是以習先登之勇而堅捐軀死敵之志也以犯險難可謂匪躬有此五者在東南則東南效在西北則西北效難豈所論于使君也驅門戶之寇于驟然還而衛肘腋于常然無不効矣戰而决數千里之勝于外還而守數百里于內無不効矣是役也使君且有社稷之功何止疆場之事地加急而急矣責加難且重矣房肅愼氏之矢鏃休屠之金於以尊中國而威四極拜彤弓旅矢之賜爲憲萬邦在此行矣予與使君嚮者共舉于鄉文武大畧雅所心欽澄波東海勒銘燕然之烈葢疇昔所爲君預卜者今　命之下也薊督餉地部郎澤洲胥公曁有事昌密永津諸君子咸慶使君之來而胥公特爲之徵贈言于予胥公予所同榜而兄事者誼猶

之使君也然諸君子將賀公于薊而予稱公于倭倭事之克向以其平居卜北邊之寧斷斷乎其可以東功卜也

贈水部陸公權江西兵備副使序

先是陸大夫嘗經理通惠云其訛曰治河有道矣洪流怒波隄則障之而潰或因之衝撼轉徙性未可逆也然順之而不爲之所則洄潰者覆載洄無載焉失道一也以故大夫職咽喉地三年疏濬疰洩脊有攸當而潞藩之役發千艘于亢旱之時略不爲梗經理有道之驗也及是擢備兵使者得建節制九江諸郡君子曰大夫往其克舉厥職哉易有之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水之爲物也弱而其性强强故能浮兵之爲用也强而其情弱弱故宜容而畜之雖然吾見今武備之弛咎不在不畜在不强也三輔羽林之士號稱宿衛禀以十萬計亡一勝介胄況江海絕徼之間乎必一一淘汰而繩束之且有潰決之患嘿而聽其自爲何所抵極焉且有乾涸之患然則聖人之意有時而窮

耶則其容非容畜非畜也所以容非容畜非畜者何也彼尺籍所列大都市井亡賴貪緣窟穴其中其視少府金錢不以爲上恩而以爲固有汰之則以爲奪之矣而戚璫之家又從而奧援之故勢遂不可行譏以外無是也在昔成周盛時周公主治畿以内無羨于外召公主治畿以外無羨于内内者深謀于廊廟其所及大而遠外者制命于一隅其功專而有成也是以達人用世志苟可行無問内外而内外之勢卒亦相維卽如往者大司馬瓊移檄寧藩爲禽新建握符南廵之駕有恃以無恐調腹心所以實四支實四支亦以護腹心國家之已事可覩已以今海内帖如肇于覆盂所謂瑕舋萬萬無之然而備兵云者豈非備之無事之謂哉語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言備也顧備胡可易言之也警多事而忽平承有從來矣古之善將兵者雖平居讌閑常凛凛焉操對敵之心夫有凛焉對敵之心則其視一士一卒皆相倚爲命而何撫循之不殷何營爲之不至吾觀使者之職得乎獄

訟肅風教稽登耗覈橑關閱殨隍較蓄積以殿最諸郡縣有司要之皆大易容民之旨容生恩恩生威矣夫水性順而爲之防防乃固士豫附而爲之法法乃行玆陸大夫之所謂有道也乎大夫所臨蒞去文成建功之域最爲密邇遺謀餘烈宜有存焉而建威銷萌樹無功之功俾社稷生民陰受其賜而不知斯又其所遭逢過文成遠也

賀楊磐石榮遷給諫序

先是給諫君召自密密諸將爲介余里劉叅戎以贈言請余不能辭也以知給諫君深故比君旣入諫垣而驤漢康公嗣之尹則復徵余言爲賀驤漢暨給諫君曩皆與余水部弟同舉於鄉者也余是以雖病且去不敢以爲解康公之言曰夫密巖邑巳昕焦夕勞懼弗克有焉而規隨之跡襲之菑畬之誰之力哉井井乎其爲法乎科條備矣是趾是躡弗敢忘也盍爲我敘諸余謂乃若其政則公固已身因之矣公喜因給諫君給諫君亦喜得公爲之因其掦弗勞其成弗墮則交相賀也乃可因者

方新因且未艾公亦聞之乎夫今之爲諫臣者不甚難哉自堂陛阻絶侍從睽隔牽折箋繇補綴成贅以彼政關逆耳雖萬請爲虚事涉中出卽百計弗挽盍逐客之令歲下沉閣之章山積矣夫古人臣悟主有以去就爭之者則下操去就之權今或以去留制其言緘則上操言緘之柄故弗言弗去難乎爲臣盡言盡去難乎爲國也不不言亦不淙言于是殆鰓鰓焉源之釋委之防苟其委不至于汎濫四出則雖胼胝甚勞而不辭而天下亦可恃以無恐斯以忠臣不得巳之計巳乃可言之事又不勝其欲言之人勢不得不一事而衆言之衆言之不能無後者後疑附和勢又不得不揣事而先言之夫有揣事先言之心則不暇審矣是明示上以瑕也其衆言之也何其雷同也是陰示上以黨也瑕與黨其過皆不在上皆下開之則此之諫又難也蓋其故起于上下之不交上不日與羣臣接則常虞下之合而難制而常欲破散其成議以自爲斷下不獲時望見顏色則忠愛之心亦且少衰

而以虛言塞責以自爲斷之心聽夫苟且塞責之言此其言者之不見收而聽者之無入也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嗟夫君天也人臣之事君事天也天可謂其去人世遼邈而不可以誠動乎精誠之極金石可入神明可通而况君臣之際乎孔門論諫不曰信則曰勿欺信與勿欺者誠也所以貴誠者誠則動匪誠弗動也余竊聞項輔臣之爲國本計者秘其牘婉其詞一不可而再再不可而三須雪目蒿體爲羸瘠而弗止而卒得請中州之災草疏者焚香流涕以控于蒼蒼也悲惻之意恫乎溢言表焉以故疏入而天子憫然帑金不崇朝下詔非轉圜折節聖明所優而所患臣人者之誠意弗孚感悟無術哉給諫君恬夷鎮靜外韜斂而內有餘則誠者也其平居論事片言中窾此必能以言見在喧嘩訥處囂而寂此必能以不輕言見其志潔以涵其行方而弗峻此必能使人主樂聞其言而弗逆其飲人以和與人僉立而人化此必能使人主感動其言而自悟何則誠之爲也其精誠在言

語之先而其孚契在諫諍之外也蘇洵氏曰吾於龍逄取其心不取其術於蘇張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夫曷若公之是法之不軌于信與勿欺之訓也驤漢公曰以若所稱則吾豈敢然吾于是而知君之所以治客與我之所以因君之法者矣葢不獨以科條哉不獨以科條哉

送永平司理懷泉王公應召序

永平古遼西右北平二郡地其所謂山海關卽榆關也塞以肥洞赤方形勝甲諸路于中楊大纛而建牙者以十數堡署星列葢東南之壯區云說者謂永無虜患遼實障之遼中虜永宜以全師濟其後所以習坐餉而囿儲胥也顧士匪坐餉而亡所用之之患患將靡不振激昂術踈爾日天下之左武極矣內地旣無可見之奇間有軼材有司初不問其臧與否惟是以胸臆自雄沮抑之極使其計不得不出于營譽下營而效遂以成風上从而安駸以爲侗馴至推轂視所游揚薦剡寄之關說雖賢者不免故將名愈高激發氣愈索士亦愈益瘠

路府屯寨盡如虛設何暇論漁人之利又何習之云也則臧否舛而激勸爲爽所從來矣懷泉公之司理永平也甫期歲之間月旦頓易人無不駭愕者又踰歲稍稍易趨向葢疑信半之三年而人知本務其精志耳目一無所分于職業外士赳赳奮矣五年而介冑有好修之行部伍賈餘緩急始足恃總協而下亶將唾手麟閣談笑乎封侯之業也夫遵何道哉司理非執秩之官封疆之任也持三尺法平允庶獄而以其餘力佐部使者臧否文武吏論臧否於所職守後矣論纓弁于所臧否抑又後乃其效至于洗雪激昂鼓舞變化士猛將奮左轄以重此豈漫然後其事者之所能致乎周禮六官所掌靡匪大政厥稱邦政第於司馬正以司馬之職兵也兵死地也賞罰之政之所自始也故賞罰之不可不明于三軍也重于黔首而臧否之不可不嚴于將佐也甚于庶官況在神京肘腋之地哉方今宰臣蒿目乎廟堂之上日唯克詰之爲兢兢而柄樞者日討軍實而申儆之茫無見效有識

者毎謂謀内者大顧多隃度謀外者實或局一隅患其不能合之也公之入其合矣乎歐陽子所謂天下事惟宰相得行之惟諫官得言之彼所及當不止一邊所籌亦不止邊事然而所以爭是非者當如其所臧否者也乃知世有刺譽不足爲勸懲斥獎不足爲榮辱者其皆胸臆自雄與夫漫然後其事之爲耶斯風之易吾又將于公乎卜之夫旣有徵矣公與余同里閈其聯籍巳丑稱同門友而陳雲山總戎又以余里中故人劉中齋叅戎命索言于余余是以不能辭

贈王總戎晉位都督同知序

昔嘉靖庚戌戎虜躪薊門直薄郊關○肅皇帝深惟薊門臂京師議兵議餉視諸鎭獨亟且創庚戌故事徃徃破世胄常調蒐拔虎臣故一時負將略者多從散騎中戮力獻功佩印握符後先崛起若今王將軍其一也將軍雅諳韜鈐結髮而從戎事蜚英行伍間藉甚衝堅陷陣斬馘執俘幕府數多其功邊城告垝將軍爲植勞來廵勸不旬月而竣

事尤善拊循士卒絶甘分少以鍊精鋭爲右所在稱雄屢著績肅穆兩朝稍遷至遊擊叅戎今上特簡總帥秉節鉞鎭寧夏鎭延綏已念薊門重地非得沉雄宿將無能司筦鑰緣是俞本兵議更命守薊則審畫要害完固堡壘飭什伍倡忠義教戰陣杜苞苴嚴刁斗愼烽燧利器械日夜不怠備頃者虜侵關卻其軍獲七酋而還天子嘉將軍保障功加署都督同知委任而責成功焉余嘗歷覽徃昔談邊事者大都重守云古之戰守出于一後之戰守出于二李牧之在北邊葢嘗收保禁捕斬以無大亡失爲勝乃至破匈奴滅襜襤走東胡一戰而邊徼以輯爲烈十餘載克國于先零坐而困之爾其報功餧死與斬首相半也古人之所謂守守云乎哉薊門形勝之區也撫賞以來畫地閉關用鞏圉夏而延袤千里之間營寨聯絡臺垣櫛比內足馮外足拒虜誠縻豢養不我反噬卽反噬深溝高壘其于守有餘已然而識者有憂之何自保之堅其堅可瑕也無戰之守不足恃也將軍用守爲戰

故戰則克戰復爲守故守則固古稱李趙今則將軍於都哉可以語守矣且夫閫外之任一日無人乎君之側譖且叢起中山一篋雲中六級足涕千古將軍柄戎事垂三十餘年薦剡相游如出一口彼所謂忠實心誠信于士大夫乎易師之九二王三錫命彖以剛中爲說剛中也者益其誠也故僨師百計彌縫而不足將軍一誠孚契而有餘也今東封順命無能保其不生戎心北虜款塞豺狼其惡足信以將軍當倭當虜守成算如初而值上下相信之際將必夷老上之龍廷芟溫禺之部落清邊塵而揚天聲其可拭目竢焉將軍之僚友雲山陳公暨厥屬中齋劉公輩心多將軍能且喜其受知足爲展布地欲假予一言爲慶夫將軍固社稷之虎臣也余寧獨慶將軍哉

山東甲午同遊太學齒錄序

凡天下所稱道德至太學而一矣　累朝之訓辭

列聖之躬化較如畫一然蕩蕩乎其九州一師而四海一伯仲也士囿其間辟九牧之金之鎔于

大冶融液渾合蔑不蒸蒸變于畛域何有東人士之私齒其鄉也將故爲是畛域歟天下尚齒之地二太學以齒鄉黨以齒論鄉黨于太學從其尚也夫齊魯故禮讓之國自司馬太史論恭謹質行必稱齊魯彼於貴讓而尚齒葢其天性云而今之應

　明例而奮興者又或邁迹章縫或崛起俊秀大都極一時之選然則斯舉其寧容已耶且夫人有鄉人齒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斯又所謂以不同同之者葢在禮世子齒于學而衆著長幼之節是以太學之讓由上達下談者以爲盛道之軌罕遘之事是歲也　天子實　俞輔臣請　出閣之禮用成倫序昭然眞有成周時以齒風天下之遺意而一時辟雍之士近依日月適逢盛美耳目志慮若或新之遜讓有加焉幾與古思皇藹藹之彥後先輝映詎非其遭際然也此其所以錄焉而志不忘者乎錄且成予戚黃錫善氏孫丕懋氏過而請予一言以序首簡予則何言諸君之爲斯錄旣有成說矣諸君而誠不忘　今日之遭念所繇以著

于長幼之節也能無油然動忠君愛國之思乎審于不同而同之誼卽禔身莅政皆是物也若夫進而横經締研席之盟退而相訪問講桑梓之好魚貫罄折以爲美觀深推困遯有後不先以爲盛德事此則萍水之常情青衿之疏節而爾二三知己之私快也卽如膠如漆有時焉解無當異日寧用錄矣夫錄爲異日設也予故因二三君子以質之吾黨之與于斯錄者

贈大中丞懷吉王公入副西臺序

昔者尹吉甫之美仲山甫也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又曰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葢古名世之臣一出入而功業隨之如此是以晉傳咸氏作御史中丞箴首以仲山甫爲說謂中丞者入肅法紀于內而出宣德意于外厥職重矣朝野胥有望焉故以仲山甫期之也然吾觀法紀之肅在振飭德意之宣在撫循而惟邊徼重地不專在撫循而反在振飭王懷公之出撫上谷所謂邊徼重地也以麻總戎所述長策遠畧未易更僕乃公固有遺之以

數世之利於振飭爲尤偉者卽總戎公能言之乎或亦未洞其爲利將如彼遠也凡撫民者雖甚善政在其位則被去則已焉風俗之成也其爲國家利動數十世而不止故夫夷狄之憑陵中國而中國莫之誰何非獨强弱異也蓋亦風氣習尚殊焉人但知開創之世華加于虜守成之世虜亦有加于華而不知由開創而守成中國之習日變而虜之習不變也天地之生人久矣其中和萃于華夏而剛勁洮于裔鄙裔鄙之人之于華夏也辟毳之翮文豹之爪牙也而其于虜形相習故不駭氣相凌故不懾蓋志宣俗者曰人鷙悍喜戰鬬吾以爲二百年所餘僅僅有此豈其美耶國家賴焉市賞之行也外未必如五餌之壞匈奴而內浸淫乎自銷其敢戰之氣無用之剛刓而爲柔亦勢使然也嗟乎戎器頓矣然旬可新也士伍弛矣然歲可鍊也習尚靡而敢戰之氣澌盡可歲月振起乎則是市賞者顯耗我以所有而陰剝我以所恃也公曰吾固自有市焉吾將以屋居火食醉于豢養者予

虜而以其風雨罷勞饑渴不困者還我以故數年以來雖其恩威並用不必姑息亦已舉一軍驕悍難使之氣化而無餘而鼓舞激昂直使之銳爲風猛成俗慮亡不投石而超距思一得當者夫青酋不甚桀黠哉曩與市者率如飼虎曰不飽且噬不則如賦狙焉四之三之以爲籠絡而公第犬豕畜之以其呼叱操其來去則士氣百倍誠有以奪之魄而制之命也於乎孰謀西夏則悍氣弗融也孰殘朝鮮則驍習盡變也然則公之所遺何必異日乎吾又以知公之所用佐西臺者矣犯而訐戇而至于凌上君子無取焉　朝廷雖清明其於士也不可不養其直言敢諫之節蘇文忠之說非歟夫養其直者敢者而化其訐者戇者道亦若是已矣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斯蓋公之所以善于內外者夫

賀萊司理李黃羽考績序

內鄉李黃羽公以理官佐萊子三浹月部使者爲上其最太宰太宰上之　天子詔晉爵一級璽書

褒美推恩其二尊人如制公于東海郭潁川之流亞也政精嚴無少假借而心欽恤郡邑以讞生者往往而是余戚張孝廉盍其一云方褒封之命甫下郡邑聞之者咸慶且祝曰我固知昔之入爲三公度隆算而衍茂裔者大抵皆活人之吏也我公始基之矣我輩所不克報蒼蒼報之矣孝廉獨慨然太息曰吁以報公即罄犬馬之齒不足以祝則無如文之遂訪余于孟水之湄屬之文事余往者奉使而歸盍嘗遭黃羽公于道班荆野拜時固已挹其金玉中心藏之乃今覿其政不啻如其人又孝廉君請也何敢以不敏不一布宣其美大司理佐郡國所任匪一郡國事也人臣者皆將與人主共平天下而惟宰相之任謂之平章下是守一官任一職亦惟是就其一官一職而名之而惟理官亦謂之天下之平此其故可知矣宰相之平概其大凡其治亂關乎四海理官之平操其尤亟其生殺關乎天地是以宰相之平如衡一低昂則必有偏而不舉之處理官之平如水一傾欹則必有汎

濫漂沒之虞故夫持法者不得以一毫徇于法之內不得一毫矯于法之外乃世之所苦不平者非徇之患而矯之患也陶朱公之言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夫謂不死必金之力也與哉上之人避此名也金之誤人乃始甚矣左篳門圭竇之人而右貴介春秋時蓋或有之訟者因而藉口夫謂所以右特貴介之故也與哉上之人避此名也貴介之誤人抑又甚矣然則誤生于有所避避生于有所矯矯之也者將以矯徇之不平平之也乃既曰矯矣平惡乎在而世每每諱言徇而競趨于矯所枉在細民則務信之所枉在貴倨則務抑之其抑之也足以爲名其信之也足以見德其爲名與見德也足以博上知而基榮進于是亡賴惡少始得挾觭重之勢以凌貴倨持必行之誣以投法吏倨始大敝暴挫推減以爲風裁者始接迹于天下法始倒置而滋不平蓋右有善爲理者矜不必皆寡控之子罪不必皆彊右之族我洞其曖昧不必人之不我疑衆入而我出之不必人之不我忌廻秋月

乎魑魅之墟試瑾瑜于磨涅之場獨知獨信不矯不徇此其所謂平也此黄羽公之所以爲孝廉辨也孝廉清白吏之子滓穢而蒙虎皮雖曰不千金其誰信之且其家世之貴介章章也所與搆又篳門圭竇之人也而公秋月也瑾瑜也忘其名與德之在前而疑與忌之在後也公當是時方且不知人之我疑我忌何知孝廉不知孝廉何知有孝廉今日之感哉不知其感此乃孝廉之所以感也不知者法平則無所容其情感焉者法平而情在其中矣率斯道也即平章天下寧獨異是吾謂公之事業藎在周禮夏官一篇其稱勳庸勞力以次爲差而力最居下說者以爲力若咎繇是也咎繇非公今兹之任哉今兹之績所謂始基之矣庸勞功勳鈞衡時事也余將與孝廉共俟之

贈膠守楊錦溪膺薦序

夫郡國有難治從古然也腊胏難噬盤錯難攻亂繩難理攬轡難斷是以鄭難恃倚晉難凌逼魯中都難謹言熒衆之士漢右内史難貴人宗室河南

南陽難諸近倖臣京兆難姦宄古難治之端已見此矣竊試揆之未有如膠郡之今日者萊子之屬七膠東實各領其二而膠暨其所領邑獨瘠而膠尤號難治膠傳海多舄鹵土斥而人窘其所領容墨二邑者容故宴平仲食邑沙田也墨自割膏腴入膠東所有率陵麓菹洳之餘下無所憑則上益虛膠是以滋瘠而海道東南出達淮揚都會之境貿販往來人多去而賈輕賫盛田賦詘矣一有緩急齊民之藏盡萃賈人子賈坐收羨息而無寸租

旦夕徵求唯是一二榜腹之遺是鞭是朴訖無益于成虧之數膠是以遂難治歲之祲也迸死相繼逋負涔積　朝廷督歷之令迫於星火觀察爲之蒿目而民出累荒萬死之後喘尚未續肉無可剜辟之猶咽喉與腹心交病也而又當其痼疾益以新瘵雖有俞扁其將柰何蓋古之所謂難治生于有餘今之所謂難治乃在不足古之難治也才難其一而膠之難治也兼難其三政以其瘠而難治難治矣而又遘此大祲之會也故求古之數難于今

日今無其一焉移今之一難于古人古人已束手稱無奇策矣維時當道者雅知公謂非公無當膠郡者特疏公名請得自莒徙制曰可公嘗佐大司農裕國計者也暨守莒惟國本之爲惓惓其之膠也下維國本而上不失國計不半歲薦剡至矣余竊辟政於醫公其操上古神人之術者耶夫醫之于已危疾也元氣實則攻之虛則養之虛實半則漸而消摩之爾若夫攻之而元氣索養之而邪熾漸之而司命者不我待也則醫之術于是始窮乃上古有神人者獨爲服氣之說所謂稟先天之氣不足可以後天補之其法衆取呵呼受而注之乎肺腑能使斷者續虛者實而弱者盛客邪自去而元氣不傷也斯其術神哉非公其孰能用之而吾獨賀公之善用難也柱下史曰難易相成凡大難必有大易者焉故太上因之即濩落可浮卷曲足蔭最下者與之爭有掊之斧斤之而已夫難將外索之乎載鬼張弧動成竊鐵謂治難耶履冰馭朽非凜也公可謂辨于此矣所以羸瘠起而欲蘇呵呼

衆而匪裒大祲仍而不害者也蓋吾聞之瞿塘利涉安瀾頂滅太行有路康莊蹶步難治其亦何負于人哉吾故因公之事表之以告夫人臣之苦難而樂易者夫克艱臣道也

應天府鄉試錄後序

是歲秋七月之四日中允臣如砥辱被命還自北雍之貳貳典留試二者皆非所任也然彼不問終克此亦不虞先迷則惟是貳之故玆幸而如期屆留又幸而如期竣事矣於是諭德臣望齡首進所錄士命之臣如砥誼不得無言廼繼謂諸士也曰夫言揚匪古制也哉文取正其遺意也顧國家取士將有以用之華之採實之遺其焉攸用雖然華非實也今日之實又非異日之實也使今日之實不能爲異日之實雖實可收乎使能爲華之心即能爲實之心雖華採矣桃李必有可說之華於先乃有可咬之實於後華之不擷實之先吐邪詩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又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能爲雨雪之雲爲章於天之雲也政事之士文學之

士也而薛登之選舉議曰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詞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信斯言也文士之於天下國家將一無所當而有當於天下國家者必皆木強之夫而後可令毋暇枚舉康樂可謂冠冕六朝者矣傳謂其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夫不以其力能鼓衆故敢於任胸臆以獨造哉則其不適於用是人負文非文負人也然則今之取士以文所用將在文乎在所以為文之心乎曰用匪於文也明詔三令五申拳拳文體之正何居曰此正正其所以為文之心也而不見夫場者罔生意之培而矜剪綵乎繪者毋人貌之肖而好圖鬼魅乎射不括之務省而余天而發乎衣不體之務適而雜擁裘葛乎有識之夫不非則笑焉邇時之文所謂曰新曰奇曰高曰博何以異是總之其心遷就詭遇之心也國有成法必非其所能循矣牽合附會之心也國有眞是必非其所能定矣飾貌獵名之心也治尚悃愊必非其所能幾矣是故明詔一取而禁之君曰立心麗故厝辭

枝其於作用也必譌是故拳拳焉於其爲文之心是正也曰若是則世不壬之不枝之文不皆善治何也試問士之離奥渫即顯融也其臨政之時果如臨文之時冥搜沉索畢智竭慮歟其恪法奉職也果如其遵路聖經稟程王制罔敢渝越歟其殫精持正終竟以之也果如其文錦之組竟美七襄詞鋒之提收功三戰歟一有不然則是其爲文者一心爲政者又一心也文其如人何哉夫古者招士以旂旂用交龍所以象其變化今者取士以文觀乎人文將以彌乃化成有如不以爲文之心爲政其無迺上負王上弓旌之典下滋臣任使之羞耶今夫螢之爲火也不能煇煌於晝日雉之華也僅能藻爍其羽毛士不爲見龍則爲螢爲雉而已可不懼歟善乎孟子之論知言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其論爵也曰既得人爵而棄天爵然則臣所謂心龐而用譌者其生心害政之謂也不以爲文之心爲政者其得人爵棄天之謂也故明詔欲諸生正其所以爲文之心臣亦欲諸生無失其所以爲文之

心士人功業定於始進今其時也亦惟諸生念之念之

壽大司寇蕭岳峯先生七袠序

昔詩人咏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兩言者難言之矣以世季而純懿罔宣全德希覯也由今而觀殆大司寇蕭公謂邪初公之入爲司寇也屬天子盛于春秋難馴而易震左右小臣雖復兢兢救過　龍性所不當動寘不原當是時令稍稍龔命之爲見當累　聖德不細而公獨計以爲天威難犯矣德則好生諸所弗麗一切用漢盜環犯蹕意從事上不無訶衛命卒以霽威也刑是用稱平者數年于兹厥後釆榷政行宵人謬揣摩告密四起葢藏之家亡不惴惴浸淫陵遅至于行乞侮縉紳臧獲脅主父矣公曰是大亂之道也詩不云乎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又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于是物色斯屬有萌輙撲苟得其情必辠無赦輦轂之下用清民乃帖席此之謂一弛而　德意蒸于　九重一張而元元蘇于海內也儻所稱補

衮闕而明邦國若否者非邪卽今海内如羸人然形彊神索士虞脘巾夷虞宿火　天子葢知大司馬之任匪公弗宜而又虞司寇者之難其人則頻年以公攝行大司馬事四牡八鸞之重葢兼總之矣而嚮來海寇平而不居其功市夷欵而厚爲之備迹其石畫雅量柔道淵思所以張　國威于驅逐化士氣于和平畜長策于羈縻銷外侮于牖戸者不茹不吐猶是也於戲天地間一陰陽剛柔而已矣不茹柔不吐剛政迺允臧　社稷其昌無斁

陰無滯陽氣乃旁皇身其長康夫公則先　國家事而後其身也然道寧容二乎敎既兩覯矣予雖欲以吉甫之誦誦之何以加焉

贈方伯高訥翁轉左轄序

頃島夷不馴睥睨我屬國山以東竝海諸郡虓虓于鄰之震什伍供億不有寧也者二歲公與前左布政使傅公實從中綏輯之島夷遁傅公內徙廷議謂山東近藩要地海寇叵測匪得小心愼重如公者不足康元元固根本則請徙公右布政使左

之制曰可東人畢賀相與謀所以贈公者以屬余謂余向與公共讀中秘書三年式明德稱同舍郎知公宜莫如余也余竊觀今國家政萃於政府分以六曹布以布政使布政使雖外臣乎厥重與三公六卿等如我朝茹瑺以吏書蔣廷瓚以工侍皆嘗出爲布政內周外召未聞軒輊也抑勢客意逖部卿有時乎不能得之宰輔宰輔有時乎不能得之天子而議輿輿議華華建旄偃草方伯未有不能得之郡縣有司者四懼二譽從古以然公之仕以以行志也將在茲乎將在茲乎或曰猶之方伯也獨左也歟哉蓋公之行其志有日矣固也論相成之義胡彼胡此相軋則疑美有所獨歸則忌人情大都賢者不免焉于是乎慮譖困肘雖預政猶伴餔也側贊傍籌不操柄而克罄底裏者什之二三爾曰若是則公躬操柄矣將遂違寮友行己志已邪惡乎可鄭僑未爲政棟折榱崩之論盡言子皮故當其爲政不欲作威以防怨夫盡寮友之情與行己之志寧二事也公志大而養邃齊魯千里曾

不足一寃其緒餘然大東小東困斯極矣非公未易言保釐也日平奴之役惟是糧糗芻藁之爲徵發民已嗷嗷閭閻空匱可靜而不可動之效明甚乃迄今建議爲東藩討長久者猶然僅僅戰守之具是講此所謂聚禾粟繕城郭而不撫其民亡陳之續也公必有以處之矣余以爲處之莫若亟講于政之義書曰政在養民養民之謂政又曰政貴有恒有恒之謂政史稱漢宣之治曰綜覈名實綜覈名實之謂政以余所覩于今殊不其然事不創爲令不新造以爲長莪從自見其政也苟爲見己之長而已民之養不養亡問矣且前者以作法爲賢後者復以踵法爲不肖日滋月溢併趨廢格以其廢格也申飭從之上曰必如是乃可建長利下曰如之長利建矣上曰必如是乃可祛大蠹下曰如之大蠹祛矣總屬具文終歸烏有其小者也開一利源或反生一厲階塞一弊竇或反奪一民便上惡乎知之繇前二者過在爲名高繇後一者不責實之過也夫責實難言哉自大藩諸路而下以至郡邑不

啻九天九地然自大藩諸路而下以至郡邑所役使之人不啻一人一身然吾寄耳目于左右左右重躁而訊之斷養輿卒皆大猾也身親歷之得其粉飾峻隄曲防潰決愈益多故今生民之休戚惟聽良有司之自爲之良有司幾何人哉使者不虛設乎公平居論文先賓養論治先賓政余佩而服之有年庶幾以今茲驗之異時者龜蒙瑯琊之壚生人樂業熙恬之化　踃于二公膠相阿大夫詘焉海波載戢其公展布　時乎余言與有徵也夫

刻射禮儀節序

監故有

高皇帝欽定射儀其後又有呂涇野先生所錄考定射儀欽定之儀出草創之世百戰之餘士亡不爭先命中者禮取其足以銷雄心抑勁氣而止以故節闊而目疏更定之儀出承平之世道在潤色以爲不會通其典綢繆其文章不足以賁　昭代崇德之雅而榮華其觀是故制詳而教備欽定之儀有設而後有儀儀根實勝而出蓋在忠與質之

問考定之儀已儀而又爲之儀雖曰適中然文矣文者易勝之物長此安窮此今温陵楊荆巖先生射禮儀節之所由纂也節云者何射雖止一事是亦士風所繫不如是無以損今日之文還嚮者之忠也夫禮苟繁而使人病于難行非所以爲禮淫野先生之教無是也然荆巖先生以爲寧正嘉之文明不足毋洪永之樸茂不足其穆然有先進之思乎予每從先生後觀射西圃見諸弟子容體節奏周旋閑習其郁郁磬折之美與其矯矯命中之奇適相符稱而無所謂浮靡繁縟者則樸茂之風頓還而易行之效亦居可覩矣監貳江夏郭君博物君子也旣以此纂日集多士而又爲之考其射法射器射職以至位次聲詩繪圖附說一準諸古以廣先生以古禮造士之至意用壽諸梓予是得有言于簡端也按先生之所裁于南志者如舊有燕禮今已之舊賓僔之射兩報今合之舊再射而後取矢升射耦凡二命而今併之若者匪一大都則以節爲貴矣然亦有儀似繁而以其語有所本

不必以節爲貴者自出次及及物射者三揖而誘射者獨六揖是也又有語不必有所本而以其行之既久雖稍澁刺謬而安之者曰賓不顧矣所重似在賓以賓迎主所重又似在儐是也先王若曰吾節其所爲儀者而已進退隆殺夫有所愛之變易之實所不敢啓也夫輕啓變易之實不亦浸淫文勝之類與文不可勝吾將反樸禮不可變吾將闕疑蓋先生之拳拳思挽世道于古初者實倪于此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於戲讀

儀節一編先生之所以佐王道者難云乎哉

送中丞李夢翁先生南歸序

公撫畿南之明年璫人以　上命開采其地開采之議舉朝爭之不能得者也公獨計以爲臣在廷則持論議在外則職奉行論議得蠹政不下寃奉行善蠹政卽下寃不熾於是首與約不得踰有司璫人殊不懌未幾穿壞無所有將朘民有司不聽則移螫公疏公沮　上旨大不敬事在叵測然上卒不行又三年　廷推公　留都少司馬公

上海圖書館藏

聞將具疏辭會　內計遂自陳不職狀求去甚力
上心知公與采者左度不可留因而　許之初
公駐恒山時嘗有妖徒數百人建旗鼓求謁曰獻
天書公不納第令門者緩詞諭之旣退因執其倡
者以一夫之力而定已又有報北虜入犯者羽書
日四五至日已困　都城矣當是時公一動亡賴
且乘之起而公夷然報亦尋息頃年盜多籍者籍
輙旁延寃聲滿道路公屬內亦一再有此而絕無
株蔓之患則公之力也公鎮靜不擾而民安之大

都若此說者謂世方多事　三輔門庭之地非公
不可此一去也中外無知不知無不惜之者史砥
曰君臣相與之際難言哉人情同巳則說異巳則
拂而況君上乎臣不敢言異同而言義故亦曰義
合則留不合則去是知拂與去君臣時有顧慮之
何如耳公求去　上聽公去巳矣姑毋論獨嘉其
值異巳之時遘不合之會而寬然不迫抑何其廣
大忠厚之至也公欲去之意久矣不欲悻悻自遂
貽吾君以寵邪斥正之名其有爲肉爲禮之思乎

淹三年而請請以討典所以爲主也夫　主上靜攝而深居九閽之外耳目便辟乃其疏公若此矣藉　上必貶于度公奚止去去奚俟今日而方且破積毀而留之三年必公求去始　許許之優之也若其示恩焉雖復迕意而修恒節所以爲體也昔休明之朝臣雖有故而去恩禮不衰君雖不克竟臣之用大義不絕此庶幾亦似之矣蓋予嘗讀易至噬嗑其象曰頤中有物夫頤合上下而成體中有物焉梗之不噬必死及觀司馬氏稱鵲傳見號太子死矣鵲能起之無他死機雖九所爲生機尚一也今天下事不幸而類彼亦猶幸而類此則以公去一事卜之語曰賢者不憂其身之去而憂其國之危國而有此公可以去矣予與公先後官詞林向一遇公鹽山委鎮焉因而備聞其政適乾山王計部諸君公舊屬也索予言贈公謬爲之序

贈都諫韓淳寰備兵大名序

東昌韓淳寰先生以正直忠厚表瑣闈者若干年是歲次當外補朝紳眷然惜之謂時政日新宇內

多隱黨正人君子不宜遠　上左右于是當事者議鮮常調內先生先生固不可竟以參政備兵大名府是時先生之門人官都下者五銘紳張公黃羽李公與焉銘紳與不佞與先生僉領鄉書者也辰闈竣先生握銘紳手進之曰語有之兩戚從前此其例巳銘紳肅然曰師友之不侔也且深之稱偶同而潞公訓再世曷益言乎以故訖就北面而黃羽向司理吾萊時以　欽取待　命先生謂萊夫亦莫非父毋國也詎不敢當耦見會有稱叔玠仲淹之事者先生意始解至是二公乃偕其同列瀛橋王公樂吾張公岷源饒公共過不佞以先生贈言爲屬不佞曰嘻先生也而又重以諸君之命不佞即至陋何敢辭雖然竊願受說于諸君也瀛橋公曰夫四懼二譽易繫之一近一遠之所爲辨也去懼即譽聖人宜有羨焉其何能不爲先生幸幸非先生意巳然小子之私也樂吾公曰葢聞漢臣汲嚴皆以諫顯而或懷禁闥或厭承明何居意者寧澹毋豔亦猶潔巳矢諫之餘思乎內徙之議

先生固不就有從來哉贈焉昭雅志也晛源公曰嘗試以月揆之月受光于日耳然就之而光盡各極于天之東西而光滿盈庭不如一隅之有功天之道也特建獨樹在此行矣銘紳公曰夫至孝無擇至忠無擇不擇内外而安之先生之忠盛也夫違不言己恬取不言己適知有　主上而已矣黄羽公曰　主上緊不可謂不知先生夫大名古天雄地寇忠愍所稱鎖鑰者其後杜正獻呂文靖相繼典其軍而文靖又累請城之伐契丹南侵之謀今雖内地乎重視昔無減焉而舉以付先生意深遠矣故曰知先生也予既卒受諸君之説懮然曰至矣哉今而後乃知遊先生之門者難爲言也其焉置喙抑聞人臣之維持　國步辟則醫矣謂醫必調腹心始可以運四支梗槩之譚耳内關伏腕引竅于心三里居骱通腧于胃四支誠外詎異物也今　國家所謂腹心之患不能悉數其尤關　廟社者夫非　儲婚中外所交窘者夫非錢穀使素封著姓日夜愁嘆者夫非告密之門與三者于工作

何有乃先生第以工諫靡及其他既而三殿垂成淑遝之詔乃下費半而功倍水衡無耗焉役人籍而入　禁庭無譁聒者帖席先生國醫哉外郡之視　朝廷也猶工垣之視諸垣也向不必以專諫諫今不必以諫諫肯綮在握畛域爲融偏氣之調鬯于全體是由四支而和腹心之說也然則先生其逐外乎其未嘗外乎語曰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內外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斯之謂也諸君其謂之何于是乎諸君唯唯似不予言謬也

贈明醫陳了玄詩序

了玄所謂脉部與世異而甚驗益傳之異人云辛卯遊長安適予姪病公診之曰停飲也饋之藥未服而他醫至見以爲外別投汗劑愈明旦予弟謂公長者雖未從其治歸功焉延而謝之且令更爲診診曰我劑未用耶柰何疾未損而眞氣損此必治者誤以爲傷寒汗之耳汗之豈不暫佳發迺滋甚今夜二更其期矣二更病果作果以前劑取效

又醫某者雅以能脉名京師聞公術請各以其術互診旣診公公因還診之時方三月爲言及六月且發某病某未謂然如期而病作乃大服公仍懇公爲療治而愈然醫之非公者十有八九卽一二不顯非者亦時時私議之曰詎有脉部之不諳而能悉病源委歷歷如覩者乎夫夫操別術而以脉爲名者也予間以詢公公曰若輩盖爲脉訣歌所誤豈惟若輩舉世誤者不知如干年矣予曰何以明之曰歌非叔和氏作謭醫假之而後學習而不察高其名而不敢非也歌之誤人處最多其顯無如掌後高骨之說夫掌後則安有骨有之在掌側其是乎其前狹不容指淺不可爲中沈以是當一部診安所施也略舉一斑他誤大較類是矣予因是徧考世之診法盖多端焉而皆宗秦越人氏圭齋歐陽氏曰是切脉療治之所由始醫之祖也顧其說皆備于難經初難經之出世傳一人至華佗燼之而經晉宋間重編于仲景叔和非其舊矣以故諸脉家往往求部位而不得則各以其意揣摩之或

中或否工拙斯判而終非確據即如高陽生高骨號關之說實實與丁德用密排三指之說千金寸口之處其骨自高之說均屬杜撰而世獨高陽生之從朱晦翁亦以其特揭關部昭然與尺寸共列也而取之然朱子自以爲未知其道盖亦疑其不經見猶爲未定之論至泰定時廬陵謝堅遂謂其正出脉經挾朱子之言以驅天下耳食之士吁堅之所謂正出脉經出何經哉高陽生假叔和者也叔和演難經者也難經演靈樞素問者也靈樞系問但言寸尺而難經益之以關關者界乎尺寸而爲言耳故其說曰分尺爲寸分寸爲尺言尺寸而不言關曰分則關在其中矣至叔和又別而爲三關曰從魚際至高骨却得一寸曰寸寸後尺前曰關彼自謂魚際至高骨正得一寸寸之診處固未明言何哉高陽生之以高骨爲關乎且尺沉而在下故言尺曰尺澤寸浮而在上故言寸曰寸口曰口曰澤義可想矣高骨以前筋肉隆然而曰寸口可乎或曰堅盖有見于靈樞也今之箋寸部者率

引靈樞脉會大淵之大大淵穴則魚際橫紋之端是已寸居高骨之前不甚彰彰耶吁此正脉說之所以不明也一靈樞也寸診以之諸診宜亦然乃觀肺之腑大腸也然而在大次指合谷兩骨之間者何也肺之關脾也然而出于隱白足大指之内側又何也當知大淵諸穴鍼砭所投寸尺諸部診候所取彼此牽制焉用箋矣予謂讀古文者宜姑略詞而潛玩經旨經曰陰得尺内一寸陽得寸内九分夫曰陰得尺内一寸是矣脉露于竅無所用其九寸焉也若陽得寸内九分奚而一分之遺耶豈亦以最前一分者之無當于診乎竊意岐伯名脉皆先得脉而後就其處名之陰脉當尺之盡處故名曰尺非盡一尺而取之也陽脉當寸之盡處故名曰寸非盡一寸而取之也非盡一寸而取之是以止言九分九分者約言之亦極言之何也人形不一魚際之後一寸之間隆肉脉口修短相乘要之隆肉有短者矣必不至不足一分脉口有脩者矣必不至過于九分越人之言正舉九分以

該未必九分者以見不得過索之滿寸致離本位也不然本位不離何惜于一分而不以入診哉故又申之曰尺寸終始一寸九分其意固已丁寧示人矣諸家之箋乎所謂略經文而以意揣摩者也抑亦有卓標獨見以曲合經旨者則予于孫思邈有取焉孫思邈之解曰寸十分之而入取九分之中則寸口也夫不曰取前九分不曰取後九分而曰入取一分之中此明以第九分言也解不無鑿然其意亦必見前八分之無當于診矣甚矣了玄之見似思邈也其獲承異人之傳亦本其初見及之耳了玄雖尊內難排脉訣而持論甚平予嘗與之談難經至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呼吸之間脾受穀味公曰非也審爾是心肺無吸氣肝腎無呼氣也是脾遂無專氣也又嘗與之談脉訣辨妄至大小腸在下不宜與心肺並候公曰亦非也審爾是火燃于突煙不達于煙樓也其取舍不頗類是予左右手各一部從來浮甚厥動以目視而數以時醫之論當屬尺而了玄之所謂寸在焉其孰當

孰否必有能辨之者余姑贈之詩以俟達人

贈守戎王中軒膺薦序

語曰天下非常之事非非常人不能辨也不然大智閒閒大慮緩緩遑然者不可爲動搖也屹然者不可爲震撼也毅然者不可爲恐喝也事有非常人無非常事既非常矣吾又以非常臨之與驚而驚與怵而怵索索矍矍亂乃滋多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不喪者言不失其常也不失其常乃所以制非常者也世不知非常之制于常更相與非常名之嘻惑哉我國家敉寧久矣並海民嬉遊歌樂恬不知兵而卒有平奴之警則泄泄視之謂河可憑虎可暴牛之䖟可摶蟣虱可破于是乎有張正公之戒嚴警備兵乃大振未幾而今王中公至視其偏裨競競也其材官蹶張惴惴也則又容與談笑安閒簡易以消其倉皇之氣蓋士自是始不敵畏有超距賈餘者而兵益振居亡何撫臺孫公者兩獎之兩薦之迭爲冠或曰夫二公之爲將殊科而騈重者何也古有之玩者震之易者難之是

以閩伯比得志于漢東擾者鎮之難者易之是以謝安石收功于淝水顧此猶異世東西宮衛尉部伍或有或無子儀光弼之相代也寬嚴如氷炭然僉爲名將咸建茂烈二公可知矣會余使事竣抵都下人有以海上諸將詢余者得二公狀亦以爲大與二李程郭相類高侍御東溟氏曰王子非吾向所推轂者耶是信能以常制其非常者也而吾將與之言常之義夫常有偶有豫有違有委紹椰夜驚亞夫堅臥偶用之效也兵法太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豫定之功也飲博澶淵天子解願違于數也閉門修齋戎服講老委之無可柰何也王子克辨此耶夫東溟氏之知公深矣恐平地故無疑于風波懼青天故不迷于雷電蓋其豫且違也墨人士以島夷逃遁德公且榮公之薦索余言爲贈

賀即墨劉侯創甃邑城序

司馬氏稱世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信哉仲山甫之城齊也南仲之城朔方也彼實徼天子

之靈挈全盛之籍而爲封疆不虞之備曷足異者乃詩且咏出車八鸞以美之何故豈非虞規劃之不異懼築舍之多端而爲當事者難耶楚城陳蔡不美而四國畏之惟邇四國故城也若紓于難又何亟焉有如居安思危身不愛萬世不拔之資而又會時之艱能慨然爲永逸之舉以扞封疆者則屬門劉公之于墨城是已故即墨城基在平度之東南六十里當樂毅下齊時圍墨且三年不拔時城之隳與否不可知然固矣自隋舍其故城後即

墨水之下流于不其城東北二十七里創置今城則實委土爲之弘正以前其城之堅與否亦不可知也嘉隆以來以耳目之所覩記城可謂歲脩而歲圮矣夫征之櫌板幹畚挿之費無戶不若至使民不遑問于索而丙申丁酉間屬東事孔棘直指使太原王公虞墨城瀕海倭一朝乘汛揚艅而至誰禦之者檄下隳之然自丁酉歷戊戌己亥三年矣訖未有任其事者何也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毀言曰至今猶右也庚子春我蜀翁父毋來尹茲邑

駕單車而觀大海愀然而歎也曰滄海之水倭與我共之城惡得不甓甓之此爲時矣于是度墉址料丁壯而瓜屬之各以其丁之多少受工木石甓堊則地之自出令曰一年取材次年有事于西北又次年于東南葢及是三年而告成功焉千餘年之規制一朝而更之墉堞池隍樓櫓亭障劃然一新巋然東海之重鎭矣初工作甫興蓋有一二頑民奉行不如令者公取而朴之謗言輒起公不顧持之益堅督之益力卒以底寧所謂臻厥成而宴如者非耶居亡何邑父老二三人扶杖北來造予于成均其一人謂予曰吾聞昔者北山之鑿世無息肩神爲轉徙貽之永安可以賀乎予曰去勞而逸安得不賀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緌可以賀乎予曰不謀而獲安得不賀曰然則城甓之甓土功終息是北山之逸也備在東島惠歸閭閻是筐緌之利也邑侯之德世世賴之矣燕雀之賀盍爲我申諸其一人曰若知言我與若之城而不知我大夫之所謂城夫珉玞基之甓甓垣之陴

臺界之物土壤之譙櫓表之其仞七其雉百矗若長雲削若斷岸此我與若之所謂城也本之以民心累之以政事維之以德化峻之以威嚴樹之以風教不藺石而堅不渠荅而扃不豐牆峭阯而赫此大夫之所謂城也我觀大夫之爲邑也賑則捐俸溝瘠羣輿徭則因民權聲四起惠巳蕢爾斗墉戴星出入庭無淹政政無踰時敏巳周急善富澤不闌加宥小舞文有動輒覺察巳保伍肅然憲典凜然不動聲色豪强股栗武巳表節楊孝無間顯徵靡徵弗彰民譽伸氣公巳惠以字氓敏以飭吏察以辨類武以禁奸公以振俗氓附則基培吏飭則垣繕類辨則界審奸禁則壤增俗振則表建其爲城也不旣大乎異日者直指上其循良天子嘉其保障黃金拜　賜丹屛列名回視向者萬家之封不足言巳若夫版築之業繇役之時劈畫之允有司之事非我大夫之烈也予曰甚善知言徵子吾不聞我大夫之功如此其悉也請遂以是頌大夫以申爾賀

贈少司馬邢崑一先生之留都序

公以御史中丞撫大同三浹月而有留都少司馬之命旌且南郡刺史黃君葦心雅慕公所指麾調度其親覯也則馳使索贈言于余使者曰大同古雲中地漢人所謂白登平城諸重徼僉隷焉堵土之外是爲虜藪其内則強宗悍卒雜揉而處不可以法而頊歲内兢兢奉約束外怗然也江陰定襄時即不可知近代希有矣余曰以若所稱則吾固聞之若邊產耶吾姑質若以邊事夫虜有順義

王者去若遠近曰比鄰也曰市賞益乎曰今則已矣我非若前日之媮也火酋之梗順義聞乎曰何但聞之葢火酋之招再三而王不聽也哱劉有此乎曰聞其拒哱劉也猶之其拒火落赤也然則順義德我耶曰誠畏之矣犬羊之性未嘗不思一逞而不敢也誰畏乎曰公天威也余曰有是哉有是哉以斯之談是公所以收冥冥之功而藏赫赫之烈者也夫大同于九邊如率然之有首而鼉鼉之人之聞聞也如鷙之聞風飈藉令公所以處置順

義者稍未得宜順義之畏公非甚深火哼之招有一得行雲中擾矣雲中擾而諸邊部落投袂而起京師未可安枕二亂未可旦夕已也繇此言之公之功豈多少哉蓋昔楚漢相距英布苐以留項王數月功至與淮陰並封唐郭汾陽之破吐蕃李抱眞無與焉論者且以爲蓄威于此正以奪敵人之氣于彼公之震懾順義而使之不敢動也何但數月一鎭寧而諸鎭之心胥以寧其于奪敵氣不旣多乎故靜爲動君當其無有勝之用矣吾乃今知朝廷之所以用公之深意也國家自兩京並建以來仕者率以容邇至上爲榮寵其流至使人聞南而劇朔甚或閒曹冷局視之且以爲跡遜且以爲沉淪然吾觀宣皇帝時黃忠宣福爲南京兵部尚書而西楊公曰南京根本重地福忠厚老成緩急可倚何人情以爲寂寥而厭薄之者君相獨以爲根本而加之意也倘以所謂靜爲之君而無爲之用歟於乎難言之矣方今南北大臣遞往遞來比如轉環姑毋論轉環與否北惟文淵諸臣曰叅贊

機務南太司馬亦曰參贊機務重益可知矣以公居一邊能使九邊重居南都其不能使北都重乎炎熱之易憒不如涼冷之多清也雲行雨施雷動風行不如居無事而推行是也曹信開局信冷于人其亦何負之有而矧若斯重也或謂西北之患在虜東南之患在倭倭聞公來則有駾虜聞公徃寧無生心則胡不取黃忠宣事觀之忠宣在交阯交阯服其去也交阯叛比其爲大司馬終其身不聞有叛者夫何故制勝于廟堂之上樽俎之間不以甲兵也以公今日之威靈聲望視偏鎭所及遠矣軍國要機咸得而經營焉夫寧直東南攸賴故以南北言官者昧于設官分職之義以南北求公淺之乎知公者也

送中丞顧公解邊務總督漕河序

余讀易至同人與睽之際未嘗不歎古君臣之相信深而相求切卓然相與以有成也同人之五三四閒焉至于用師用師君道也言獨斷也是以先號咷而後咲睽之二于情不得徑而遂故曰遇主

于巷于巷臣道也志念深矣其古人忠厚之至乎蘇子曰天下葢有有臣而無君者矣難哉漢文帝之於賈大中宋神宗之於司馬君實也長沙之命疏而親西京之判疑而信彼誠有大不得已者以奪其情云葢至治安一策十用八九編年成而進讀邇英親爲之序然後知二君之于二臣果不能以一日忘也顧以彼投閒置散竟亦以號咷終重於狗食同之謀嗇於行獨智之慮卽後唉相遇安在邇　朝廷之於中丞顧公殆庶幾乎當公秉鉞東海力持款議一時在　廷之臣譁然共詆慮亡不持戰說以求一勝夫戰之說是也公亦豈遂忘戰而欵之狃者辟馭馬牛然俛首而來則有羈縻觸突奔逸鞭箠未晚且軍事謂之機　或斂之噬或匿之公之微指總未可窺要以靜島氛撫屬國固疆域視夫　廷議原匪相左而標本之見各殊操論遂異操論愈異　上之眷公迺愈深公曰行矣奈何以我故使　天子有不納直言之名　天子曰吁是國家所託重臣也久之

虔公必不可遲討所以安之於是公朝辭海上之纛夕已迫蒼水之符蓋今天下未有大於邊防與河渠二事者也一彼一此倚毗無攸抑亦有加間至弗奪抑又固焉不灼知公有是乎今旣數月矣

廟堂之所主持大司馬之所商確計人謀士之所陳說大抵公疇昔時策然則方夫戎務未解羣議正沸善敗臧不伊誰與覩雖謂之後咲不亦宜乎而況異日者宣房瓠子之間哉或曰長汲之不七國誼宜有力留京判而六事且上二臣之不能忘其君也猶其君之不能忘二臣也二臣之不能忘其君猶其君之不能忘二臣也則胡不能用

帝吾黨激成云爾也詎非主遜大師之克而臣亦虧于巷之義歟公遭逢　聖明荷特達之知視二臣所遇萬萬不侔且咽喉重地寵任未艾方將從容展布於六通四辟之境何言于巷然而于巷之臣同人之主古所謂相須以成者蓋周公于此三致意焉亦旣憂之矣厥宗噬膚二能得之五同人于宗五反不能得之二二能得之五者宗以二

合五不能得之二者二以宗沮夫惟不以宗沮而後能以宗合也故曹好曹譽中士之籍非論於豪傑以迂曲爲不韙而不敢出者其中必有所不足達人羞之公處二之位際同之主而離睽之時吾將以此卜焉且卜　朝廷之所得于公與其所以相與有成者於是乎言

刻太上感應篇序（代）

夫神降于莘石言于晉世見以爲不經迺儒者未嘗無神道設教之說禮樂鬼神分曹而互用以其

成宇宙所從來矣太上感應一書昔人託之玄天上帝帝之有書與否我不敢知然與人爲善不可謂非　上帝之意已苟其出於　上帝之意雖謂之帝書烏乎不可箕子陳福極不曰天錫洪範乎而吾因有感於天人感應之故也夫感與應皆心爲之故其字皆從心云茲篇所述詳矣疏義以巳事徵之廩廩焉大抵天籟鳴于玄竅而慶源巳濬乎赤水荆棘蘖於丹臺而梟獍旋集其靈舍本之心之於天於鬼神一氣共貫罔有睽隔

故此動彼覺若或告報自召自取若或酬答而彼司過三尸云者特自此氣之精爽名之所以感不渝斯須應不違毫忽一至此也或者方取感同應異一二刺繆事謂未必然不知人心之自爲刺繆則有之矣宋景一言熒惑退舍後雖如其言誦之不退也外心語感應未之前聞然則人固有事然心不然者心可無乎傳曰有心之心不可與通天心心可有乎怵惕惻隱方發之始納交要譽惡聲未萌之前吾不知其有心也其無心也于斯之時精與天地流而機與鬼神會且不知感其疇知應不知感故其感神不知應故其應速是夫眞知感應者也葢昔者羲易以咸咸言感毋亦曰去其有感之心而聖人名亞心爲惡則以稍涉計較卽非初心非初心則已離于善故名之惡也是編也其以猛省斯人動其所謂不忍之初心也與豈其俾之巽焉怖焉逐逐事迹以爲功也者而巽焉怖焉逐逐事迹以爲功也者要亦不失爲寡過過寡矣抑又何求禍之所不及是爲福也易有之聖人洗心

齋戒神明鼓之舞之百姓與能令直問其能不能巳矣而矧弁之誦式有齋戒之遺意不尊不信自昔而巳然也夫

讀法須知後序（代）

讀法須知一書殷少保棠川公所訂者無慮百餘條大都覈三尺之舊爲柄刑者執幾毋戾聖祖神宗軫念元元至意而巳余受而卒業嘆曰嗟乎祖宗之心天地之心而少保之心祖宗之心也夫彼蒼好生常於隆冬霜雪之中見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我　高皇既平天下親定律令其諭施鎛導謹也用藥防傷也卽天論郵罰麗于事聖心一天地哉廼恣睢惡吏猥析低昂日寖舛寙試稽掌故不啻背而馳焉昔人有言曰春秋聖人刑書也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之義夫春秋聖人刑書也律令我列聖春秋也春秋之待物也恕而法凜凜乎嚴下弗知則犯也律之癉惡也嚴而意藹藹乎恕上弗知則刻也犯者抵陷穽刻將爲陷穽揭憲綱而陷穽之爲如民命何此少保之深恫

而是書之繇作也歟故順天地好生之心者大明律令也推廣祖宗好生之心者讀法須知也讀其書有味乎其言惕然心必保之心者諸司百執事事也若也耳而目之靡索方寸斧鑕胸臆之中胡越一膜之外卽左皐陶右蘇公夙宵稱說曾不足一抔鷹鸇之翮區區簡牘奚爲焉故讀而知謂必知之也匪欲事尋摘博聞見已也以是爲讀法者告

贈登司理謝侍東應　召序

今天下之事之不可爲也厥患二曰不任曰不眞

任不任者遁藏自爲視天下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不眞任者果於一決如醫之喜用烏喙而不暇顧斯人之命脈匪直不之顧也又不欲人之易其方焉而遁藏者又務遵其方以悅其意葢天下事始不可爲矣夫天下事有大于刑獄者哉弊端未易縷指而吾以爲總之無眞任事者彼其苶靡風指株守覆轍掉臂濡津模稜岐路元元之命不內資完璧則外當羔鴈耳以今觀于侍東謝公斯眞任事者耶公司理于登七年矣所全活可數十百

人皆其忤上官之意逆僚友之顏破嶽纆於糾結之餘續要領於斧鑕之下疾辯彊爭而出之者也會公當以內召行此數十百人者相與顱香道周泣不忍釋而予戚孝廉張君特請予爲敘其事用以寄神遷于彼而佐尸祝于此時予以病在告也予因憶往時奉使過里門人修生者以公傳相託値予方還報不果孝廉之請重以狗馬病爲解乎如異時傳良吏者何益孝廉嘗與邊生善云邊之猶子與孝廉鄰而邪邊不直也其猶子益兼銜之一日邊病而其友將以事過孝廉則力疾與偕歸而越六日不起矣其猶子指示其面曰此豈不張氏毒之耶訟焉巳而驗其膚藍吻之金如黛色孝廉亦輒自失曰夫邊病而藥誰侍藥者非其猶子耶訟焉東敵以與解愈解愈固二年之間而桁楊溽踐招魂再賦矣自分寃死無復覩天日時也最後公視其牘曰天下固有若毒乎哉吾聞嗜飲者之死蘗毒浸臟亦能涅物唯是膚不崩竅不血是爲異耳視之果不崩不血訊其人果嗜飲者也羣

喙頡息而兩家俱得雪矣此其事正與修生類初修爲諸生有聲也而歲且貢里人有妒之者故與其黨夌之更以恥人之目訟及視其目若然恥也修殊亾以自白則大嘑曰某之寃市人皆能言之于時主獄者適以事取道東市東市脩所家也至則市虛無人執童子之窺于門者訊焉對具如訟者語獄于是遂决當修城旦其明年事始得下公公盱眇者曰痛也公獨計眇目不痛痛者物蝕之蝕物之力不能以旬也則獄其人渝旬而出之矛

箋而啓之睫眸子炯如矣本公神識濟以博物審讞所臻如秋月之燭魑魅而毅然從以三尺毫不與撓以故平反爲多自非其爲天子任法爲元元任命捐情貌遺態詗而置一官于膜外有是乎登右名區域自蘇文忠觀海高唱白雪千載其後勝地閴寂名篇希闕而公實繼之丹崖九目之間鐫磨殆遍其他若所更定保甲社倉諸法皆燦乎井井粹然經濟而吾獨喜其任事云者詎直爲孝廉志慼正謂天下之患在此也然竊聞蘇文忠公行時其父老率舉手加額曰寄謝司馬相公厚自

愛以活我以今朝有賢相天眷方殷誠無所事寄謝厚自愛以活我其在公乎天下事固惟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爾且登萊島奴夾一水而居屬者東封之議道路嘖嘖彼其内欵也其丐封也毋亦僞爲恥而緩爲毒者耶緩嘗我僞瞰我不然亦且誤我登萊自此多事矣公司理海上有年得無意乎是行也必且慨然操善後之策以襄廟謨以永固我東徼是又將使海上之人世世尸而祝之也

送膠守張育華上計序

凡士人出其身以涉世蓋必有不擇寵辱而安之之意然後能盡心厥職而不至操傳舍之見以自曠又必其中常悠然有獨得之趣而澹然無所羨乎外然後遇不遇不爲動而其營職業也出于中心之所樂爲西門爲鄰清苑潔慤三年而君收之壘則旣操而從之君因以悟君則悟矣抑何其自謬于再爲也洛陽年少感墮馬而自傷其繫心所職金陵有取焉然不知誼正以抑鬱無聊廢厥職者也以誼之才之識遇豈不知其宜志而戚戚之

情追之所爲自得之趣少矣吾上下古今於宋得一人焉曰子瞻蘇公當其外補其奪爵其量移其安置反覆出入于守倅團練之間蓋近而蘇揚杭開徐常汝潁遠而登黃定瓊廉永英惠宦跡殆將遍焉而所至不帶芥於斥逐而意得於隹山水吟詩著書若將終身故其伍草野籌米鹽欣欣從事而去思遺愛亦至今以爲華匪偶而已也於今得一人焉曰叔廣張公張公登仕版僅僅十年所耳而高平城武膠巳三歷郡邑每所歷輒治治輒有赫赫聲人亦輒尸而祝之篇章亦輒富宦顧輒拓落不少振視蘇公一何符甚也吾無論其他卽治膠裁半歲而其造福敷澤直繫膠人無窮之思膠故有難治名非其質也蓋嘗有守膠者見其疲而不能撫也則以鞭朴從之而懼其巳譁於是乎甚之以爲名膠既蒙此名矣繼來者益恣睢無所忌民亦益不勝其荼毒而爲梗難治之名益不可湔浣公至第嚴爲法而人不犯厚爲惠而人安之郡齋無事雍容翰墨乃不自以爲能治膠而更號膠

曰易治膠之受賜其庸可貲乎膠而旣疲且鉅矣公又兼客墨而賈之餘瑯琊昌陽諸郡又相率越境而質成也其質成者率無俟僦寓辰至而巳返各厭其心以去也此豈其非才要以爭質而各厭非獨才能使然也備倭之戎先是膠駐以爲膠之南郭門海潮入焉至迫故也公按其地形曰我與倭所共之海乃在薛島之南抱大勞而東而大勞薛島之間一水如帶名爲淮口者實始逶迤而入滙爲膠海今柰何釋門戶而守寘突先自遁藏爲力請之當道移駐淮口其他種種石畫當道不盡然然大畧可覩矣夫世之以進士爲邑者視清華若固有瀕海瘠郡相顧掉臂藉公稍有不平橫於意念其於郡事能批窾導窾事制而曲防若此哉正以其中誠有以自樂也凡人中有所樂天下皆寄寓我誠爲主萬物皆客感是以心不忤即圯橋之履可捨心能下即王生之襪可結水唯平也故無逆流是以萬折而必東金惟粹也故不受人眞是以百鍊而自若柳下惠惟和也故無變節是以

三黜而必直蓋古稱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而公融慷慨以忠厚不悲歌而日陶情於風雅遭履獨安能困公抑適足以玉成之耳在昔英宗欲大用子瞻韓魏公以爲軾自遠器驟用爲累而子由亦謂子瞻謫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然則彼蒼於公將老其材而大用之歟艱難其遇以幽深其思使所爲文辭爲必可傳歟其大用與必傳與否我不敢知其身牖于時而文名於天下後世遂如子瞻與否我亦不敢知乃所謂悠然獨得不擇寵辱而安之者固已操左劵矣不佞嚮與公聯籍而進今又竊伏其下邑知公最深而密墨二令君適有所請以故敘其素所擬公者俾持以贈公若曰此寬譬解慰之爲見也則有公之自得在焉緩頰矣

壽同館劉幼安太孺人序（代）

上方招延茂異與翊贊鴻猷黼黻大業之意甚盛於是就諸進士選其雋人儲之館閣得二十有二人余與吳陶兩君與焉一時意氣翩翩爲後先

所未有顧此二十二人其得全庭闈之樂如所云十人而已九人者卽不能怙恃兼存瞻望兩慰而人子之情亦猶可以少解頃歲一毀火耳而以事歸者已三人其留者又不能御親以從所謂親心雖樂離憂在也中如黃林莊傅四君其親亦一視郞中而他務牽懷頃之且幞被去乃奉母於慈者獨劉君幼安爲然豈非其甚盛而尤難者哉何者都名寵之華及庭闈之養據禁近之貴無桑梓之懷疑造物者亦靳之而不可以爲常也嘗覩北山大夫區區於劬勞燕息之較以致咎而發訴固無足道乃魏人之仕者至使父母懷之爲志其所陟之岵屺啓其瞻矚而患其不來其情何亟也小雅盛時先王以道役天下之賢靡情不體然至探其意而代之言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抑勢難兼遂卽先王無如之何耳幼安雍容於承明著作之廬迭宕於圖書文史之事非有征行鞅掌如詩之所嘆諸趨承唯諾寢興抑搔掬溜播灑無不得爲者外爲橐筆之游內有板輿之馭修瀡之奉盈其前

而伽翟之封湊其後緜今觀之葢二十二人中一人而已夫二三子知其能悅親也而彌信其爲人太孺人樂其能信友也而彌安其爲子神康體適貌之癯者日以腴而髮之星者翻以黑也斯非吉祥善事而人世之所稀遘者乎推此義可以愧北山之大夫與魏風之任者且不必作歌來諗而將母之情靡之弗獲又非小雅之所能及已太孺人今春秋六十六月七日其設帨辰也余以二三子屬筆輒書余之所感爲酌者之詞太孺人其知幸今之遺而毋思輕去其子也哉

贈密雲令楊公應召入朝序

葢公令密雲五載而奉今命云密雲所謂股肱重地也内邇都城依日月之末光而外控石古曹牆諸路鎻鑰攸寄是以公視邑以來其民之謳歌吟咏往往流溢乎輦轂之間而風聲威望嘗震懾乎大漠之表其奉今命而入也邑父老士民旣相與雪涕轅轍寄思鞭鐙而大總戎南樓李君輩亦悵悵然不忍其旆之南也爲因劉中齋叅戎屬余言

贈之中齋之道公之善詳哉會須有貞珉勒之者不具論論今之所謂內召夫今玆之內召與曩異已竊嘗伏讀我 皇上之勑部院者曰務愼曰無濫諄諄然期之以老成練達廉正奉公之人是遴是選是取是用也誠重之也顧士君子之始進而當斯會盍亦有所自爲重者亦嘗聞秋鷹之說乎夫秋鷹之能搏擊爲百鳥畏者非獨其剛翮黠喙竒毛利爪之爲異也其産必深塞海濱巢出煙霞之峻嶺其習之必飄揚廓落之墟翩翩天漢之表抖擻俯仰無適爲朋以故翺翔所至飛走竦息有若此爾如其資乳哺于雞鶩藉卵蝨於燕雀則凡鳥制之矣今夫臺省非搏擊之任哉朝廷方寄耳目於大臣大臣且寄耳目於諮訪諮訪不廣訪不博不足以言愼廣且愽矣所諮訪不必皆君子也於是必有操我之重者微直操我之重方且鼓風浪於平陸變黑白於須臾機有可乘則崇黨而墮譽勢不兩立則棓玉以全瓦使被者染汶汶之垢而不知聽者怏寘寘之決而不悟何者彼亦欲樹

其乳哺卵翼之德爲他日地也葢北宮子謂西門子曰與子並仕也而人子貴楚靈均氏曰恐修名之不立二者非人情哉持此之情當此之會苟不與幸乎貴倨之來則必顧慮乎名節之玷矣一與幸顧慮而忽已受其制而不覺矣善乎詩人之美君子也干祿愷悌求福不回未嘗不干祿也未嘗不求福也而愷悌不回云者彼其處功名之會如金之方處於冶也百鍊非其所辭而方圓隨其自賦惟其持信心於己任起滅於物視之漠然當之恬然所以臨名利之關而掉臂涉榮進之塲而御步而卒能擔當卓立不撓不沮以大有爲於天下也故天下之大事功大謀猷大論議惟超然功名之外者能爲之而天下之功名亦惟無意功名者能有之信無意者能有之則亦安用舍愷悌而回邪爲哉公清夷凝遠無所事激亢於外而中有以自守端方之行孚於閭里葢不特中齋君所述諸善政爲公已事以若所云正公素所積蓄然也而吾必喋喋若此將異日者有見公之擔當卓立不撓

不沮而遡其本原者乎則斯言告之矣

疏

陳情疏

爲懇乞　聖明推廣德意即恩命以錄幽節准給假以伸私報事臣聞之盛世無不見褒之節行者風厲之典重也聖朝無不獲自盡之臣子者體悉之意殷也伏念臣往者暨臣兄臣弟妹俱以孩提嬰幼之年遘骨肉伶仃之會維嘉靖戊午七月六日臣父賦即世其塋以其歲之九月廿日是時臣毋于年二十有九涕泣治喪日不半餔者業兩月餘矣及期至兆所親厝父柩柩旣定而臣毋忽自觸於壙賴臣伯毋孫率諸娣姒之往送者扶掖而出蓬跣以歸而臣毋自是食不下咽踰旬竟卒則十月之一日臣家遠村世農業臣毋又農家女其殉不自知其節也家之人槩未有知其爲節者臣于時九歲頗聞臣外祖毋與人語若歸咎臣伯毋者謂雖出臣毋於壙而臣毋所服喪冠及屨墮不能收盡掩於土曰冠屨旣已入墓矣人得生乎聞

者亦以爲是實不祥臣歷歷憶其語而不解比稍有知識問從臣外祖母問臣母何病而沒曰固無病但以思念汝父痛不能食我以爲日久當自解而遂不起耳歸詢之臣伯母亦云悲夫臣乃知臣母之死節也而因想見其伏枕之時憂愁幽思之狀憔悴枯槁之容其爲必死甚著而諸孤不悟猶然從臣外祖母言飾爲平居嬉戲態以悅母意馴至母死矣而猶不知其所以死也通天之罪尚忍言乎又復不早詢知使臣母之節抑鬱湮滅幾與草木同朽腐維時追恨之餘憯痛之極誓剖心瀝首以明母志乃議者難以嘉靖四年部覆事例事涉久遠無得槩奏吁臣母之心皇天后土實所鑒臨鬼神實所洞察而直若此泯泯臣心不死其能一日忘哉徒以勢不能自達誠不足自見抱悲蘊痛以至今日今者臣遭際 聖明濫竽侍從叨滿三年幸 准復職 褒贈盛典似可覬覦臣因是感泣臣母即不幸而不獲被 表揚之典猶幸而獲荷 寵贈之章 主恩渥矣可以無憾

顧　贈云者汎嘉庭訓表揚云者專美母節今以臣之故而贈及臣母則臣榮以臣之故而遂掩臣母之節則臣懼若於恩命之外復爲更端之請則臣又不敢臣竊觀洪永以來所賜諸臣　誥勅惟其人之素行不預上聞則已矣聞則一善一長茂不賅載即如義惠夫人婁氏　贈誥益我　高皇帝之　宸章　睿藻炳若日星者本褒其獻地之一事而併及其内助之曠闊大哉　皇言豈拘一例臣母誠不敢以此爲況而　皇言既有此體矣儻可推此體裁繆逮臣母即褒贈爲　表揚乎是使幽貞鬱烈昭揭白日　片言隻字輝耀黃壤也雖然臣所以由煢煢以有今日用得　上沐王恩下白母節者則臣伯母孫之力也臣每憶臣母方垂絕時展轉臥榻再頓首於臣伯母而以臣兄弟爲囑曰二三孺子辱在嫂氏非敢望嫂氏子之唯是旦晚盂釜之餘潤及涓滴俾得比貓犬齒厮役是嫂氏之德也又顧臣兄弟曰兒異日者幸而似人而不畢力樵采敬共芻牧以報而伯父母

德我死不瞑目臣每追誦斯言未嘗不流淚被面也乃默自循省臣伯母之所以撫臣有過於子無不及焉至臣之事臣伯母殊未讐其萬一臣故貧家門以內無他婢媼一切縫紉澣濯舂杵炊爨咸臣伯母爲任而臣兄弟襁褓待哺者匍匐須顧復者齠齔而就塾而需束脩之資膏油之費者又遝雜于前而臣伯母方時爲臣輩櫛髮沐面着衣履時寢臥又遠遊則爲之聚糧旬日一不見則爲之涕泣疾痛則爲之慰撫美滋味以噉無犯其所忌而其大者葬臣父母畢臣暨臣兄弟婚嫁臣妹爲臣兄弟延師自始徂竟訖無一毫厭心訖不遺一毫餘力蓋雖臣伯父今　贈文林郎民主持其間要之臣伯母之內贊爲多故臣伯母之於臣雖伯母母也昊天罔極安所言報而臣之於報又復全未姑毋論曩者靑衿食貧亡以藉手即臣兄弟以己卯舉于鄉而臣伯母之子如綸今以工部主事聽降者特已先舉矣故臣爲養不能加之豐追臣選讀中秘書而臣伯母又以子綸縣滿徽沐

三百四十

恩封故臣有爵不能加之貴及後數年僅有奉使
榮藩過里一壽而臣伯母輒勉臣及時事
主趣之就道今曾幾何時而臣伯母没矣悲夫前此之日暮途遠臣亦知之矣區區寸草之私妄有兾幸以爲有待而今尚何待矣臣家人來者言臣伯母没自謂無他惟下見臣母可以無愧而遺言囑臣不必歸葬仍以及時事　主爲説噫臣獨何心能不歸哉生不加養矣死不及訣矣葬又忍不赴乎以生平之不孝非一葬之所能掩至明也以不孝之積罪非一葬之所能贖至明也而併此一葬而無之臣得爲人乎臣伯母葬臣之父葬臣之母而臣不能葬其身臣伯母全臣一家之生而臣不能送其死臣伯母撫臣三十餘年而臣不能哭之以一日臣伯母焦勞拮据保臣於貧困之時而臣顧慮繫戀忘臣伯母于仕進之頃臣得爲有人心者乎且臣兄臣弟妹藉弟令有一人在者臣可無歸而臣妹甫嫁焉而死臣弟甫舉焉而死臣兄甫納冠帶焉而今又死一家之中凶慼相仍孤寡滿目悠悠蒼天禍臣已酷臣淚不罷揮

心不給痛而不暇問也獨悲臣伯母爲臣兄弟劬勞一世其間瘁而欲死者不知凡幾而不得一人爲之喪雖有親子何當於臣臣誰諉哉所以敢事之不問條例之不循而冒焉叩　天闕而哀控者也且夫葬伯母無給假之例爲處人倫之常者言耳世固有伯母如臣之伯母者乎洪武時横海衛千戸張捷自以幼孤撫於其叔父仲良而仲良卒也捷爲乞免就養以報私情　高皇帝許之

高皇帝所謂體羣臣者也通其意於情分之間而

上海圖書館藏

恤其私於常格之外故雖莫重如軍一旦聽之去焉而無難向使嘗其時捷之所請止於一假臣知高皇帝之　俞之不俟其詞之畢也良之撫捷視臣伯母未知何如而我　皇上孝治天下之心遠符　高祖豈其不通其意不恤其私而必例之拘耶夫　國家無例而　朝廷有　德意例滯而德意活也此臣之所以請也嗚呼矢節者非以爲名也然而使之滅其名則人子之心死恤孤者非以爲報也然而遂至忘其報則人子之心亦死

夫微直人子之心死其在　國家亦甚非所以厲節行而維澆俗已伏乞　皇上憐臣之情出迫切察臣母臣伯母之事關風教　弘開　天閔曲疹臣私卽　贈爲　旌燭丹心於枯骨破格　予假釋烏烏於樊籠臣無任哀懇待　命之至

代許相公再懇建儲疏

感恩悔罪懇乞　聖明回暫譴信成命以蚤定大計事臣頃疏爲素望不孚動遭疑謗乞賜罷斥以謝人言奉　聖旨卿忠誠直亮遇事輒言不存形迹朕所鑒知亟賴謀斷相資共圖康濟豈可偶因疑謗遽此求歸宜卽出輔理愼勿介意吏部知道欽此臣仰誦温綸俯增感泣竊念臣瓠落衰朽于主衮曾無一線之補而猥褒之曰忠誠直亮伴食濫竽于同列曾無一籌之贊而槩慰之曰謀斷相資天語之奬藉過隆聖情之眷顧已極臣卽磬方寸之赤不足爲鏤竟犬馬之年不足爲報也寧敢後腹心手足之義而骸骨是言哉顧臣之所以不得已求去者以人言之及也人之所以嘖有

煩言者以臣奏之擾也臣銜今日鑒知之恩乃始悟前日奏揭之罪悟前日奏揭之罪乃始信皇上亦已鑒臣所以奏揭之心夫冊立至盛典也至吉祥善事也其安取聒激而　皇上操獨斷握成議即聒激無所用之乃臣不能委曲將順以揚休命至于冒昧煩瀆以重延緩在首臣方欲釋皇上之怒臣愚反以益　皇上之怒臣之固陋無識卑卑乏格君之畧可見于此矣此其所爲日夜痛心疾首悔恨而莫之及者也然幸而　皇上之于臣亦既鑒知之矣何也以疎謀親恩自外至有似乎離間而　皇上不以離間疑臣也誠知上有明諭下循而請之則恩固在上不在下也預青宮之議決計定策有似乎圖報而　皇上不以圖報疑臣也誠知恩所不出其誰言功無功則無可報也是臣所以奏揭之心鑒知于　皇上至明也以臣之奏揭瀆宸聰觸聖怒　皇上猶然鑒之況緩期之旨出于聖怒一時過激之詞臣有以知　陛下之驟而發徐而動悔悟之念

矣　皇上有悔悟之念而臣不爲之迎機開導擴充引翼是前既不可言而言之後又可以言而不言臣則兩失之臣罪甚大是以敢竟言之葢昔唐太宗忿選人多詐有殺之之命矣已而納戴胄據法應流之奏而止其說曰欲殺者一時忿怒之言法者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夫　皇上陋貞觀于下風薄太宗而不爲然今日之事則固有相類者故一時忿怒之言未可執也冊立一定之期不可不信也且人臣者進言而無當則有罰罰固在臣若夫豫建元良篤億萬世無疆之祜人主所自爲宗廟社稷計也今緩宗廟社稷之計以爲人臣之罰于臣不甚加損而于國本頗甚不利計不亦左乎　皇上試以此中夜思惟臣知其必有大不安于心者矣夫二十年冊立之諭天下聞之見之羣然翹首而望之其更而之二十一年也天下疑之矣匹夫匹婦難以心喻聖心雖定難以戶說彼疑心橫于中異議倡于外葢元臣以此叢謫羣臣以此多口也方今議論若多又樹之疑而

招之邊議紛然又益以内議以擾之臣以爲不息議論于此非所以專議論于彼也而又息議論莫若去其疑去其疑莫若示之信則有守冊立之初諭而已矣故人主之信不可以怒爽人臣之罪不可以國罰好議論之口不可以疑示臣知　陛下之必有洞乎此也　陛下明並日月斷若雷霆信如四時無私如天地豈其持後說之堅而變前說之易必不其然臣迂抱朴忠不知忌諱頽齡衰齒無所希冀激于慰留眷顧之恩不勝愧悔屬

望之意　陛下其以爲葑菲而採之臣死且不朽其以爲狂瞽而罪之以膏斧鑕禦魑魅亦死且不朽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代許相公陛辭陳悃疏

恭謝天恩并陳愚悃事臣待罪宻勿七載於茲秩渝羣寮仁及三族臣竊惟自今以前之寵貺皆陛下之渥恩也頃者四疏乞骸幸蒙俞允有如衰瘵之軀不即塡溝壑庶幾偕田父野叟共咏太平臣又竊惟自今以後之餘生皆　陛下之再造

也臣誠切狐兔首丘之念而不勝犬馬戀主之心方今堯舜在御稷契在廷師師濟濟之彥在職國家即間有一釁之萌慮亡不蚤見而預待如河隄之障屋霤臣愚即偶有千慮之得知不能增軒而益輊譬飛塵之集華嶽且臣在位不爲不久矣與聞國家之大政大議不爲不熟矣逢機而遘會陰贊而旁籌不爲不屢矣而曾無一奇一策效之于任職之時豈其有嘉謨嘉猷屬之于既去之後顧處謨明弼諧之朝臣之所不敢喋喋也當違君去國之秋臣之所不勝惓惓也臣寧能以江湖忘魏闕之懷野人後芹曝之獻哉蓋臣之所不必及不敢及者大政大議而臣之所欲罄而不容自已者則其祝頌之願也臣之所祝頌于　皇上者二一曰　皇上億萬年無疆之壽一曰國家億萬世無疆之祚夫周公陳無逸于成王歷述古者享國長久之主然獨詳於文祖蔡沈氏曰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今耳目之所逮者無如　肅皇帝享國最久亦無如肅皇帝肅皇帝之祖于

皇上也又如文王之祖于成王也嘗考周公之稱文王者曰徽柔懿恭曰惠鮮懷保曰日中不遑曰不敢盤于遊曰以庶邦惟正之供當其時文王之所以祈天永命者大畧可覩矣我肅皇帝垂拱四十有五年道德巍巍如天之大臣何能窺測萬一然以耳目之所覩記如合郊社之祀隆尊養之典仁孝懇至通乎神明加之學懋敬一勿二勿三精暢而神日益王而又卹民有諭振民有令以和召和與斯世共躋仁壽之域則其所以祈天永命壽軼周文者毋乃在是歟故臣區區之心竊願皇上之法祖亦如成后之師文王成后之師文王也師其徽懿懷惠之令德不遑不遊之美意而非必迹之拘　皇上之法祖也夫亦法其所爲仁孝之心敬一之學寛和之政而已此外行事之迹政不必一一符合之也是以有周之繼述也稱善孝也稱達豈非人主之格天者以心不以迹而天之所以寵綏保佑人主者在此不在彼耶故愼于法祖迓無疆之洪庥臣之所大願也夫我國家二

百年來鞏乎如金甌之固也戎狄之梗卽　祖宗朝往往有之而卒不能爲患夫其不能爲患者何也匪直士馬精而備先具也朝廷之上固以憂勤勝也故天怒赫于朝則士氣奮于野臣觀昨日火酋內訌上厪聖慮至穆然咨嗟戚然儆予時蓋不旋踵而介胄奮竦醜虜奪氣臣有以窺　皇上之天威神武西陲不足平也乃今者虜倭繼警羽書交馳視向者之急又倍之矣　皇上之宵旰乾惕宜何如者臣直恐左右近習茫無遠識將不恐于　皇上之焦勞而爲委曲寬譬之說不曰幺麽小夷易爲蕩平則曰邊陲之擾不及內地不曰僞增聲數謬肆恐喝則曰已別有旨無爲過計有一于此皆足以弛衣袽之戒而滋蜂蠆之毒也故四郊多壘臣不爲虞而虞左右之將順之規兩川絶跡臣不爲幸而幸　皇上有自强之志夫物外假則眞事創爲則若若夫志者　皇上之自有奮其志者　皇上之已事也　皇上常兢兢業業如昨者乎臺召對之心臨軒遣將之

心卽制勝于廟堂折衝于俎豆易易矣此臣所願爲國家祝無疆之祜者也臣聞人主保身以保民雖克康無怨人臣忠君而愛國雖旣去不忘臣是以仰龍顏而稽首披干扃以陳詞雖尫羸衰憊息肩七載之餘時眷戀瞻依屬目五雲之表也惟陛下信賢輔以膺天眷厚自愛以副臣祝臣臨疏涕泣不知所云

議

備荒弭盜議（館課）

今天下士莫不競言時務矣荒與盜非其大端哉議者曰吾先之蓄積而次之蠲賑勸分何虞於荒吾進酌勦撫之宜而退嚴保甲之令何虞於盜噫固也猶未盡焉國之無三年九年之畜亦明矣天之行也水旱動二三千里又或比歲洊臻諸省迭見能盡給乎凶荒殺八家戶爲甚而租大都出素封右族卽蠲詔數下其曷克有濟矧死不須臾而聽命於聚訟之議何賑之可需始乎煦沫卒乎駢槁何分之可勸則議荒者未盡也夫巨奸大逆人

得以明知而明禦之故勦撫可施若饑民惡少鼠竊狗偷閭里豪强身爲盜藪平居則藍於齊民一旦有釁所攘臂而起者皆此屬也而下憚蹤跡之難而不以聞上幸旦夕之安而不以詰其謂之何且保甲未足恃也謂必不我隱耶謂者何以諫秦謂盜發必得耶沈命何以蠹漢吾任之譏察而或倚譏察爲盜吾任之巡警而或倚巡警爲盜益恃法之弊必至於此則議盜者未盡也吾以爲凡備荒者以其有限者予民不若以其無窮者予民夫

國家之積有限而天地之產無窮分人以粟者有限而人人保有其粟者無窮唐之荒也再出宮人宋之荒也罷行新法皆能以人回天挽凶爲稔此孰與賑多是以朱子謂賑濟爲下策而以順五行修五事爲本務洪範庶徵非虛言也吾惡知今之無以人事干天和也古者聖人春而省耕秋而省斂俾豐凶若樂時時目擊而補助隨之後世若劉晏氏蓋亦粗合此意其法郡縣雨雪旬月以白苟見荒端應期蠲助以故民不至流離乃今之荒上

無從旬月聞之矣藉令聞之亦必徵租如故馴致狼狽帑金乃發夫後所發金前所徵金也當其徵之物價未踊民蓋舉數斗粟而得一金以足上供比其發也數金不復得斗粟矣是於國無益而於民損也且民間粟以中人準之大段舊穀與新穀相續則半歲之積也今以征斂叫囂耗其半歲之積而徐議賑貸以延一二日之饑計不亦左乎故水旱奏聞欲其以時奏聞以時則蠲及期蠲及期則人有其粟人有其粟而加之賑可使生活也君

弭盜之法吾以爲使民不敢爲盜不若使之不肯爲盜故上之當風以廉恥次之當與以資藉而把持爲下夫朝廷懸三尺以範有司戒令勿貪然而有司多貪彼蓋曰吾第不抵朝廷之法已爾卽餓行其何傷此寡廉鮮恥之極也已則爲盜禁民不爲盜民其孰不曰吾第不抵有司之法搴簾攫金恬不爲怪矣則風之者非也謂宜獎廉介法貪黷如不欲不竊之說可也語曰凍餒切身巢由喪節故馬窮則軼民窮則盜勢所臻也今奈何詘其餬

口之資而禁其椎埋之行乎謂宜課農桑緩賦役如恒產恒心之說可也雖然盜之作荒歲爲易而弭盜之法施之荒歲爲難故勢有推移法不可膠柱夫大祲之來衆思擾擾而桀黠者不甘待釁起而倡亂劫掠行焉乃上人當之類乏遠見一切議撫愚民且以爲我不亂不我撫也而此又以虛名爲撫艱於實惠於是遂決裂不可收拾李持之於晉是也我觀周禮十二荒政終於除盜賊除之爲言聖人豈固不矜其情者首難之夫方藉口假息

簧鼓衆志而吾不以必死處之隨熾輙撲其噂與定醫之治疾也急則治其標盜賊之除急而治其標之謂也正所以生之也嗚呼聖人之慮深哉

防邊議（館課）

夫邊事難言哉自昔幄臣閫帥躬行陳洞彼己焦志扼腕而圖之猶尚有遺畫也況乃纓緌白面虛揣遥度於數百里外以冥冥決事者哉雖然事固有智失而愚得邇贅而迯暢者且今邊事至孔棘矣明詔再三下有旰食之思焉此葢義士枕戈之

時而謀夫前箸之秋也予何敢以無說而處于此蓋聞之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而史遷氏亦謂征伐不可偃於天下是以聖王禦夷惟是戰守和三策而說者一歸之於戰謂夫無戰則無守無守則無和也今之邊事其患正坐此則議者咸委咎焉曰和[redacted]既數歲矣英銳外銷帑庾內匱而驕[redacted]卒不可馴余以爲此非盡和之過也和之不足恃也豈待今日而始知之哉然其時所以聽之者庶幾息肩於彼以修戰具於此也此其事固非墨帥之所能任也數年以來有偷安養患而已坐失機會雖悔其可追焉然又非盡邊臣之罪也今之擁旄而建旗皷者蓋亦間有慷慨立功之士令甲則有以束之矣兵死地也戰殺傷相當名之曰敵十出而七歸而敵飼焉名之曰勝卽孫吳未有以易者乃法以耗額坐將領誰則任之謀未行而大戮隨其後無暇論繩墨之外矣是禁之戰而教之懦也故不易墨帥不弛拘攣之令邊防終不可得固凡邊防固在能戰能戰在不輕戰我往若狃

於和市既以不能戰召侮項泚州之役又以輕戰僨師兩者則交病顧今日所病者正不在僨師也而在不能因而振士氣益昔武安爲秦將破長平兵四十萬其後乃不敢復伐趙何也其君臣憂懼士氣奮也五代時將驕卒惰遇勁敵輒潰及高平之戰周主執樊何戮之士乃敢死無不一當百者故士氣惟憂勤可以激發之惟法嚴令必可以振厲之今者羽檄奔馳　聖天子益穆然咨嗟焉當今人懷怒心一鬪戰而氣自倍矣獨其所議處諸將士者猶未有必然之畫此則振厲之機之所繫不可苟也軍法主將辱則裨將不回轅而卒乘不旋踵以故有死傷而無撓敗令死者傷者無論已槩從優卹焉可也其非死傷者將[illegible]力之所不能加耶抑潰北而倖免者耶邊臣方奉詔書覈實吾意武人無遠識或以死傷未甚爲解以死傷未甚爲解必不罪夫未死傷者矣然則是死敢戰而活潰北之士也將來其寧有敢戰者哉語曰有能之將不能御無制之兵當事者亦何用姑息此屬

而不一振國威爲也若[redacted]之事又有大可憂者哈酋之牧內地歲餘矣虛實阨塞罔弗諳者而一旦傾巢穴去夫火[redacted]之寇[redacted]與有謀焉彼非愛中國而去也中國又非能迫之使去也猛獸之將搏也匿其形鷙鳥之將擊也斂其翼中國安得晏然而已乎宋伐魏魏收戍卷甲而避之巳空國南下宋遂拱手而授河南地幾不能支故當宋人喜而仲德獨憂也今議者後仲德之憂跡宋人之喜至屑屑然獮以爲功噫嘻戎有中國誰之咎也我之金湯彼之藪救其來也不能禦其去也以爲功其可乎堂堂天朝而視夷[redacted]之去留以爲慶弔亦足羞矣而又隨其所至縣次續食曰毋傷乃和和云者各有其疆土不相侵軼之謂也今我軍不敢越陰山一步而其涼兩河與虜共之夫[redacted]亦何厭之有有如包藏禍心思肆其罔極曰吾將入而牧諸燕山也飲諸易水也亦將續食而從之乎撫賞既有定額矣此續食所費者吾不知其額內也額外也何[redacted]之狡而中國之愚也盇數年之和大段

若此此有識者所以斷斷乎主絕和之議也顧所謂絕和者非固勿和而已也[redacted]索賞於我而我以其賞賞敢死之士費非加於昔而士氣日奮孰與夫空帑庾以飽驕[redacted]肥而我瘠而還爲我荼毒也方今霪雨浹旬壞公私廬舍以數千計諸鎮垣墉崩頹必甚而以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之[redacted]席戰勝之威集羣醜之孽秋高馬肥必且圖大舉必且多其求于我以咎我之不能應而因以讐我盍憂方大矣以余所稱儻萬分一可採擇乎願當事者之亟留意也乃若選將帥鍊甲兵繕城湟愼關隘精器械儲芻糧收羌屬廣偵哨兼修金舉以全取勝則有諸君子之議在焉而余未敢喋喋也

西鎮善後事宜議（館課）

葢昔韓子校雍狐之策以爲戰而勝則國安萬世之利奚患不至不勝則不免於亡祓拂今日之亡不暇安暇待萬世之利故曰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也有味乎其言之也臣以爲西鎮之事類是夫懷永圖于方來在操勝筭于今日而已乃今之議

西鎮者一何踈哉曰虜已退矣可以少安矣臣殊未覩其退也九邊之勢未暇槩舉姑以虜蹂躪所及者言之河以南臨洮鞏昌吾南土也河以北湼土莽剌吾北土也去臨鞏而據二川其可謂之退乎其未退乎以是言退則夫二川之外猶有甘肅將遂以委虜耶自臨鞏而視是虜退也自甘肅而視虜之入我滐矣此扼腕而譚戰功者紛紛也雖然彼言戰而未暇言勝也夫昔邊釁未啓人懼首禍故所患在不戰今明旨切責于上羣議沸騰于下矣患不在不戰在輕戰也弘治壬戌時虜寇大同屬中官苗逵者謀出師乃劉中宣獨難之至諭以永樂故事而不奉詔以爲聖武誠符于太宗而將士猶未逮淇國也彼淇國覆軍之將耳而時已寡二乃求出其右者于今日何易言哉且今之擇將不如太宗之擇淇國明矣加之火酋驁黠什伯于昔而擒酋陰曩其閒我固必戰能必勝耶是非所謂操勝筭爲長久計者也曰若是則火酋之罪將遂置而不問耶不然忘國大恥而不報虜巢穴